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八十五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八十五

起柔兆困敦盡彊  
圉赤奮若凡二年

莊烈皇帝

崇禎九年春正月丁未朔總理盧象昇大會諸將于鳳陽象昇初受命時官軍屢敗諸將率畏葸不前象昇每慷慨灑泣激以忠義軍中嘗絕三日餉象昇亦水漿不入口以是得將士心輒有功比至鳳陽誓師卽上疏曰賊橫而後調兵賊多而後增兵是謂後局兵至而後議餉兵集而後請餉是爲危形況請餉未敷兵將從賊而

爲寇是八年來所請之兵皆賊黨所用之餉皆盜糧也  
又總督總理宜有專兵專餉請調咸甯甘肅之兵屬總  
督薊遼關甯之兵屬總理又言各直省撫臣俱有封疆  
重任毋得一有賊警卽求援求調不應則吳越也分應  
則何以支又言臺諫諸臣不問難易不顧死生專一求  
全責備雖有長材從何展布臣與督臣有勦法無堵法  
有戰法無守法言皆切中機宜是時賊陷和州益分部  
南犯巡撫張國維遣游擊陳于王守六合守備蔣若來  
守江浦賊方攻江浦浦口守禦姚九疇陷圍死都司徐  
元亨自滁州來援亦戰沒若來急入城與知縣李維樾

固守賊登城若來拒却之縋城擊賊矢著其頰左臂傷  
裹血還戰賊乃退六合無城若來與于王犄角捍賊賊  
亦尋解去合部衆數十萬西犯滁州時滁方被圍至是  
連營百餘里環山包原盡銳攻之將穴西北門而上知  
州劉大鞏南京太僕寺卿李覺斯登陴固守賊雲梯衝  
輞百道環攻城上火輪巨礮相續發出賊不意投火燔  
其雲梯縱死士出擊賊賊斂者衆歛兵稍退夜復進攻  
掘爲支河洩濠以涸之薄城益急而總理盧象昇在西  
沙河間警遣副將祖寬將邊軍爲前鋒游擊羅岱以火  
器三營爲後勁躬率麾下三百騎居中督戰甲寅昧爽

抵城下賊空營出攻城塵起大軍至賊不虞也寬躍馬  
進奮擊大呼諸軍無不一當百戰至晡伐陣斬賊渠搖  
天動奪其駿馬連營皆潰自城東五里橋逐北三十里  
至朱龍橋積尸填委滁水爲之不流致異賊圍滁州在  
去年十二月癸巳  
明史本紀書之與緩寇紀畧同紀畧書之九年正月系  
以先是二字故其所書二十四日以前事皆八月十二  
月日分特未分析耳以下復書十二日則是年正月解  
滁圍後事蓋破賊滁州在初八日本紀書正月甲寅者  
是也今破賊圍滁悉據本紀分書之丁卯前禮部侍郎林鈺以原官兼

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是時內閣缺人命吏部推在籍者  
以鈺及故順天府尹劉宗周上至是俱入朝召見問人  
才兵食及流寇狀宗周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

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故有人而無人之用又問兵  
事宗周言禦外以治內爲本內治修遠人自服願陛下  
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天下自平上迂其言遂用紆  
入閣宗周尋授工部左侍郎 是月滁州潰賊北趨鳳  
陽漕運總督朱大典遣總兵楊御蕃以重兵扼之賊不  
敢犯薄壽州以故御史方震孺城守堅委之而去攻與諸書  
皆記賊攻壽州方震孺堅守于九年正月證之孩未集  
史可法報功疏乃去年正月由潁霍攻壽州震孺堅守  
十餘日不克若是年正月則賊以去年受重創委之而  
去故明史震孺本傳亦云入年春流賊犯壽州震孺倡  
士民固守賊自是不敢逼壽州巡撫史可法上其功据  
此則是年並無攻壽州事特經過其地耳今刪去攻城  
事乃走潁霍陷蕭縣生員梁宏道戴鳳翼縱四通朱道

光郭復性郭復初李荷春布衣王基貞任如龍郝維聰等俱死之賊復突碭山靈壁虹窺曹單總兵劉澤清拒于河賊掠考城儀封而西其東奔者爲別將劉良佐所扼西走池河取間道出南岡守禦劉光輝以五百人格鬥力竭赴水死一軍盡沒賊襲其甲幟渡河守者不覺也既畢渡奪路走總兵杜宏域自浦口馳追之不及遂折入歸德總兵祖大樂邀擊之賊乃北向開封總兵陳永福敗之朱仙鎮賊走登封與伊嵩賊合前皆正月州解圍以後事据綏寇紀畧賊以十二日焚正陽關過河趨潁霍蕭碭其大賊走亳折入歸德爲祖大樂邀擊遂以二十七日走汴梁陳永福由歸德馳一百四十里破之朱仙鎮二編類記之二月嵩縣之役中系以先

云云今據紀畧分書之  
茲系之是年正月下

二月乙酉甯夏饑兵變巡撫

都御史王楫不能措餉兵謀而殺之兵備副使丁啟睿  
捕斬首惡六人遂撫定之 辛卯以武舉陳啟新爲給  
事中啟新上書言天下有三大病士子作文高談孝悌  
仁義及服官恣行奸慝此科目之病也國初典史授都  
御史秀才授尙書嘉靖時猶三途並用今惟一途一舉  
進士橫行無忌此資格之病也舊制給事御史教官得  
爲之今惟用進士知縣監司郡守承奉不暇此行取考  
選之病也請停科目罷行取考選以除積弊蠲災傷田  
賦以蘇民困專拜大將以便直行事疏入上大悅遂擢



之吏科朝士深惡之紛然論劾皆不聽其後啟新卒以  
賊敗 賊之入伊嵩也前總兵官湯九州方被劾褫官  
從軍自効洪承疇入關令九州偕左良玉扼商南之賊  
駐洛陽至是期良玉夾擊嵩縣賊良玉半道歸九州以  
孤軍千二百人由嵩縣深入賊屢敗窮追四十餘里誤  
入深厓遇賊數萬據險攻圍九州勢不敵夜移營爲賊  
所乘遂戰沒盧象昇聞賊一走裕州一走南陽乃統軍  
由葉向裕遣祖寬祖大樂羅岱等馳擊賊于七頂山殲  
李自成精銳殆盡甲午象昇次南陽誓衆曰我逐賊至  
此諸君努力毋令得逸命祖大樂趨唐縣新野備汝甯

祖寬超光化備鄧州而身率諸軍蹙賊遣使告湖廣巡撫王夢尹鄖陽撫治朱祖舜曰賊疲矣東西遮擊前阻漢江可一戰擒也兩撫弗應漢以南無一兵陣而待者賊遂自光化逸去是月山西大飢人相食河南南陽亦飢有母烹其女者唐王聿鍵聞于朝乃振南陽蠲山西被災州縣新舊二餉三月賊自光化之羊皮灘潛渡漢入鄖襄盧象昇遣總兵秦翼明副將雷時聲由南漳穀城入山擊賊是時襄陽均州宜城穀城上津南漳環山皆賊象昇渡浙河而南追賊至鄖西賊紛竄山谷迄不能平而高迎祥李自成分道再入陝迎祥趨興安

漢中自成突商雒走延綏犯鞏昌北境諸將左光先曹  
變蛟破之自成犇環縣于是賊之在楚蜀秦者洪盧二  
帥奔命之不暇矣 夏四月戊子大學士錢士升罷時  
溫體仁以刻覈導上上下下囂然士升因撰四箴以獻大  
指謂寬以御衆簡以臨下虛以宅心平以出政其言深  
中時病上優旨報聞而意不懌有武生李璉者請括江  
南富戶令報名輸官行首實籍沒之法士升惡之擬旨  
下刑部逮問上不許體仁遂改輕擬士升曰此亂本也  
當以去就爭之乃疏言自陳啟新言事擢置省闈比來  
借端倖進者實繁有徒然未有誕肆如璉者也其曰籍

紳豪右之家大者千百萬中者百十萬以萬計者不能枚舉臣不知其所指何地就江南論之富者數畝以對百計者什六七千計者什三四萬計者千百中一二耳江南如此何況他省且郡邑有富家固貧民衣食之源也地方水旱有司令出錢粟均糴濟饑一遇寇警令助城保守禦富家未嘗無益于國周禮荒政十二保富居一今秦晉楚豫已無甯宇獨江南數郡稍安此議一倡無賴亡命相率而與富家爲難不驅天下之民胥爲流寇不止報曰卽欲沽名前疏已足致之母庸汲汲前疏謂四箴也士升惶懼引罪乞休上卽許之于是御史詹

爾選上疏曰輔臣因咎求黜遽奉回籍之諭夫人臣所以不肯言者其源在不肯去耳輔臣肯言肯去臣實榮之獨不能不爲朝廷惜此一舉也璉以非法導主上其端一開大亂將至輔臣憂心如焚忽奉改擬之命遂爾執奏陛下方嘉許不暇顧以沽名賣之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尸位保寵亦必非國家利況今日所行一切苟且之政當局者或捫心愧恨旁觀者或對衆歎歎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發憤耳而竟鬱鬱以去恐後之大臣無復有敢言者矣大臣不敢言而小臣愈難望其言矣所日與陛下言者惟苛細刻薄不識大體

之徒似忠似直如狂如痴售則挺身招搖敗則潛形遁竄駭心志而煽耳目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尙忍言哉疏入上震怒召見武英殿詰之曰輔臣之去前旨甚明汝安得爲此言對曰陛下大開言路輔臣乃以言去國恐後來大臣以言爲戒非求言意上曰建言乃諫官事大臣何建言對曰大臣雖在格心然非言亦無由格大臣只言其大者決無不言之理大臣不言誰當言者上曰汝言一切苟且之政何者爲苟且對曰加派上曰加派因賊未平賊平何難停汝尙有言乎對曰搜括抽扣亦是上曰此供軍國之用非輸之內帑汝更何言對

日卽捐助亦是上曰本令願捐者聽何嘗強人時上聲色俱厲左右皆震懾而爾選詞氣不撓上命錦衣提下爾選叩頭曰臣死不足惜陛下聽臣事尙可爲卽不聽亦可留爲他日思上愈怒罪且不測諸大臣力救乃命繫于直廬下都察院議罪止論停俸復令吏部同議請鑄五級以雜職用復不許乃削籍歸自後言者屢薦皆不聽是月盧象昇師次襄陽時諸軍之勦內浙者出賊大小共七營尙二三萬而騎兵利野戰不利阻隘率之入山騎不用命祖寬祖大樂所部皆緣邊鐵騎虢闕而很戾二將常倚以立功寬部五百人過河而謀大樂

軍見賊遠竄淹旬未定又自以爲客將無持久心會副將王進忠一軍譁于三峽口羅岱劉肇基兵多逃追之則關弓內嚮象昇乃調川兵搜捕均州賊賊多兵少而河南大飢餉乏邊兵益洶洶乃與洪承疇議以關中平原曠野利騎兵移祖寬及李重鎮之兵入陝而是時賊大勢盡歸秦高迎祥翱翔漢南自冬徂夏李自成踞南山險隘穿商雒間走延西官軍敗績于羅家山失亡甚多自成謀于綏德渡河入晉爲定邊副將張天禮所遏不果 五月壬子詔赦脅從諸賊願歸者護還其鄉有司安置其願從軍自効者有功仍一體叙錄 丙辰延



綬總兵官俞冲霄邀擊李自成于安定戰竟日斬獲多  
乘勝逐北賊伏突起冲霄持矛衝突賊來益衆圍之數  
重援兵絕遂沒于陣自成困延綬踰月至是復振欲渡  
河被遏復西掠米脂呼知縣邊大綬曰此吾故鄉也勿  
虐我父老將襲榆林爲賀人龍所敗河水驟長賊渰死  
甚衆乃改道從韓城而西攷異明史本紀書安定之敗于五月壬辰綬寇綬畧以爲五月十四日和差止一日三編  
人之三月據賊入陝連記之  
癸酉免畿內五年以

前通賦 六月乙亥內閣林鈺卒鈺在閣五月無所建  
白時有謹愿誠恪之稱 甲申以吏部侍郎孔貞運禮  
部尙書賀逢聖黃士俊俱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

機務逢聖以天啟間官翰林湖廣建魏忠賢祠或傳上

梁文出逢聖手忠賢詣謝逢聖曰無之借銜陋習耳翌

日遂削籍上卽位召還至是與貞運士俊俱入閣三人

皆不能有所匡益云 己亥總兵官解進忠以撫浙川

賊被殺是時盧象昇將入楚議先搜勦內鄉浙水山中

之賊賊謀竄鄖襄乘間突入豫犯滎陽殺知縣王恒言

進忠謀入山撫之遂遇害未幾混十萬等從山中直薄

浙川象昇遣總兵陳永福連敗之于蘇家溝清泉山興

化寺賊不得志于內浙而象昇方駐師黨子口賊不敢

東下天雨糧絕縛筏謀再渡漢江爲永福所覺擊之半

濟仍遁入山中 是月

大清兵入喜峰口巡關御史王肇坤拒戰敗績還保昌平 秋七月甲辰命內臣李國輔等分守紫荆倒馬諸關庚戌命成國公朱純臣巡視邊關癸丑詔諸鎮星馳入援京師戒嚴 己未

大清兵入昌平御史王肇坤與總兵官巢丕昌戶部主事王一桂趙悅攝知州事保定通判王禹佐分門拒守城破肇坤被四矢兩刃而死丕昌出降一桂悅禹佐及判官胡惟忠吏目郭永學正解懷亮訓導常時光守備咸貞吉皆死之禹佐子亦從父死一桂妻妾子女暨家

眾二十七人悉赴井死 壬戌巡撫陝西都御史孫傳

庭擊賊于盤屋禽賊首高迎祥

致異傳庭三編傳作先傳三垣筆記亦作傳先

是關中賊過天星九條龍等屢爲總兵官柳紹宗左光  
先所敗窮蹙乞降陝西巡撫甘學濶受之寘其衆數萬  
人于延安尋出劫掠如故秦之士大夫譁于朝乃推邊  
才用傳庭以是年三月受代傳庭沈毅多籌畧旣蒞秦  
嚴徵發期會一從軍興法賊首整齊王據商雒諸將不  
敢攻檄副將羅尙文擊斬之時高迎祥已陷漢中之石  
泉由陳倉子午谷出將窺西安傳庭以迎祥于賊中最  
強躬督賀人龍等勦之盤屋大破其衆于黑水峪禽迎

祥並其僞領哨黃龍總管劉哲等俘送京師磔于市關  
中賊震懾而是時遼事急救盧象昇入援象昇北去苗  
肱土巡撫湖廣不習兵張獻忠乃約馬守應諸賊以二  
十萬衆自均州新安唐縣分道犯襄陽楚賊大熾 癸  
亥諭廷臣助餉 甲子以兵部尙書張鳳翼督師太監  
高起潛監軍時給事中王家彥劾鳳翼坐視鳳翼懼自  
請督師令與宣大總督梁廷棟相犄角 是月

大清兵攻順義知縣上官盡與游擊治國器都指揮蘇  
時雨等拒守城旣下盡自經國器時雨及訓導陳所蘊  
皆死之尋下寶坻知縣趙國鼎主簿樊樞典史張六師

訓導趙士秀等死之下定與教諭熊嘉志死之在籍太  
常少卿鹿善繼奉其父居江村請身入杆城許之與里  
居知縣薛一鶚俱殉焉下安肅知縣鄭延任與妻同殉  
教諭耿三麟亦死之下大城知縣武維周中流矢死下  
雄縣安州知州崔維律巷戰觸階死妻牟氏子婦陳氏  
自縊雄縣布衣唐中穎依八旬父弗去亦死攷異明史本紀書七  
月己未 大清兵入昌平下書是月 大清兵入  
寶坻連下近畿州縣史稿具載日分而以下順義系之  
八月乙酉三編是年七月目中則先下順義後下寶坻  
定興等縣皆據 本朝實錄書其次第其殉難官紳並  
見殉節錄 以姜逢元爲禮部尙書代黃士俊也 八  
今據之

月癸酉括勲戚文武諸臣馬佐軍 乙未盧象昇入援

師次真定 丙申唐王聿鍵起兵勤王初流賊起王燭金築南陽城又援潞藩例乞增兵三千人不許至是聞京師戒嚴倡義起勤王師將抵開封諸大吏惴恐集議曰留之不聽行守土者且得罪杞縣知縣申佳允曰惟周王可留之衆稱善如其議王乃止不行尋下詔切責勒還國尋廢爲庶人

三編發明曰明制親藩不掌兵士卒泣王府者不過備護衛而已然此謂國家無事之日若京師戒嚴倡義勤王正與國同休戚之義特恐最爾之區兵力微弱無益于事耳顧大吏惟以守土者得罪爲恐婉轉

議留悉出私意朝廷復下詔切責勒使歸國奪下部  
議且以舉兵爲罪廢黜幽繫舉措不幾倒置乎揆厥  
所由大抵鑑宗藩擅兵慮其乘事爲非耳夫旣分封  
世土欲其屏藩王室而一舉動間防閑備至雖以勤  
王爲國而猶必加之罪然則封建之無益于人國信  
矣夫

是月

大清兵束歸尙書張鳳翼與總督梁廷棟皆不敢戰言  
者交章論之兩人益懼度解嚴後必懼重譴日服大黃

尋先後死

據 明史本紀是月

太宗實錄亦系之八月史稿以爲九

大清兵出塞三編



月壬寅今  
從明史

九月辛酉改虛象昇總督宣大山西軍務  
象昇奉詔入衛至已解嚴會梁廷棟卒命代之宣大素  
苦缺餉象昇乃大興屯利行二年積穀至二十萬詔九  
邊奉以爲式 冬十月乙亥工部侍郎劉宗周削籍初  
宗周授工部侍郎踰月上痛憤時艱疏畧言陛下銳意  
求治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講求施爲次第猶  
多未得要領者首屬意于邊功而袁崇煥遂以五年恢  
復之說進是爲禍胎已巳之役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  
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于近侍腹心寄于干城治  
術尙刑名政體歸蔽胥天下事日壞而不可救厥衛司

譏察而告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人人  
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成獨斷而詔諛之  
風日長三尺法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衆詔旨雜治五  
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而好生之德意泯刀筆治絲綸而  
王言褻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參罰在錢穀而官愈貪  
吏愈橫賦愈通敲朴繁而民生瘁嚴刑重歛交困而盜  
賊日起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監視遣而封疆之責  
任輕督撫無權而將日懦武弁廢法而兵日驕將懦兵  
驕而威令并窮于督撫朝廷勒限平賊而行間日殺良  
民報功生靈益塗炭一旦天崩聖衷撤總監之任重守

令之選下弓旌之招收酷吏之威布維新之化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而以單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而以過懇坐辜使朝亡無吁咈之風此關於國體人心非淺陛下必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風雷必念祖宗鑑古之制以率祖而不輕改作以簡要出政令以寬大養人才以忠厚培國脈發政施仁收天下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掃除之役正儒帥失律之誅慎天潢改授之途遣廷臣齋內帑巡行州縣爲招撫使赦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以誅賊渠則寇患

可消天下幸甚疏入上怒甚諭閣臣擬嚴旨再四每擬上上輒手其疏復閱起行數周已而意解降旨詰問謂大臣論事宜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歸過朝廷爲名高且獎其清直焉時太僕缺馬價有詔願捐者聽體仁等皆有捐助又議罷明年朝覲宗周以輸貲免覲爲大辱國上雖不悅心善其忠益欲大用體仁患之募山陰人許珣疏論之謂宗周道學有餘才謂不足上以珣同邑知之宜真遂已不用宗周三疏請告去至天津聞畿輔被兵遂留養疾事稍定乃上疏曰自己巳之變小人以門戶修怨異己者槩坐以袁崇煥黨日造蜚語次第去

之于是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文法日繁坎罔日甚朝制日隳邊防日壞今日之禍實己已以來釀成之也且以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俾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以丁魁楚等之失事于邊也而責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不聞以逗遛蒙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廷臣之累累若若可幸無罪者亦何以謝韓爌李邦華諸臣之或成或去豈昔爲異己驅除今不難以同己相容隱乎臣以是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羣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

爲奸邪也臣每三覆斯言爲萬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  
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陛下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  
訐進陛下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陛下崇勵精而  
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陛下尙綜覈而臣下瑣屑吹求  
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忠似信之類究其用心無往不  
出于身家利祿陛下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  
于朝有所不覺矣天下卽乏才何至盡出中宮下而陛  
下每當緩急必委以大任三協有遣通津臨德有遣又  
重其體統等之總督置總督于何地總督無權置撫按  
于何地是以封疆嘗試也且小人每比周小人以相引

重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  
比小人之君子陛下誠欲進君子退小人決理亂消長  
之機猶復用中官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有明治  
理者起而爭之陛下卽不用其言何至并逐其人而御  
史金光辰竟以此逐若惟恐傷中官心者尤非所以示  
天下也至今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介吏也而以賊戍  
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  
之鑽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鄭鄭之獄或以誣告坐何  
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者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  
卽向日驅除異己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陛下亦無從

知之也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于臣不能爲首揆  
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體仁之謂也疏  
奏上大怒體仁又上章力詆遂斥爲民先是上以海  
內多故思廣羅賢才下詔援祖訓郡王子孫文武堪任  
用者得考驗授職禮部侍郎陳子壯慮爲民患極言不  
可會唐王聿鍵上疏慝引前代故事詆子壯遂除名下  
獄坐贖徒歸京師之戒嚴也巡視西城御史金光辰分  
守東直門劾兵部尙書張鳳翼三不可解一大可憂上  
以鳳翼方在行間寢其奏時上久罷內遣而邊警驟至  
以諸臣類萎痺不任仍分遣中官盧維甯等總監通津



臨德等處兵馬糧餉而意頗諱言之光辰疏請罷遣上  
怒召對平臺風雨驟作侍臣立雨中至以袖障霑上責  
光辰光辰對曰皇上以文武諸臣無實心任事委任內  
臣臣愚以任內臣諸臣益弛卸不任上大怒聲色俱厲  
將重譴光辰而迅雷直震御座風雨聲大作光辰因言  
臣在河南見皇上撒內臣而喜語未終上沈吟卽云汝  
言無復爾然意亦稍解翌日詔光辰鐫三級調外時謂  
光辰有天幸云滋陽知縣成德性剛介疾惡若讐嘗語  
刺溫體仁體仁聞而銜之兗州知府增餉額德固爭又  
嘗捕治郡中爪牙吏知府怒讒于御史禹好善好善體

仁客也誣德貪虐逮入京滋陽民詣闕訟冤閣臣文震  
孟亦爲之稱枉德道中具疏論體仁罪而震孟已被體  
仁擠之去好善再劾德言其疏出震孟手上不之究德

母張氏伺體仁長安街繞輿大罵拾瓦礫擲之體仁恚  
疏聞于朝詔五城御史驅逐移德鎮撫獄掠治杖六十

午門外成邊坐賊六千有奇而給體仁校尉五十人以

護出入故劉宗周疏中竝論及之

致異劉宗周之召在是年正月其上前憤

時艱疏明史本傳以爲任工部侍郎之踰月疏中言文  
震孟以單詞報罷陳子壯以過懇坐辜震孟之罷在去

年十一月則子壯之得罪在本年春間宗周尙未至也  
若其後疏卽是月所上而金光辰幾被重譴在是年之  
秋至成德以忤溫體仁下獄謫戍史稿書于是年之五  
月然文震孟爲之稱枉疑亦去年事或遣戍在是年之

六月而明史傳中無月日今據三編類記于劉宗周削籍下至疏中所論申紹芳鄭鄭事已見去年十一月條下

甲申張獻忠陷襄陽先是總兵秦翼明以二千餘

騎禦賊十萬之衆于豐陽界山均州及襄陽等處大小

數十戰頗有斬獲而賊益衆且強不能破巡撫苗胙土

逗留汴梁奉旨切責乃遣兵救襄陽大戰于牌樓閣殺

傷頗相當然卒不能一剗賊也是時湖廣震動獻忠

欲乘勢窺儀淮遂合馬守應等沿江南下而關中賊以

高迎祥死復推李自成為闖王連犯階微汧隴鳳翔于

是自成獻忠分寇西南各爲雄長矣丙申詔開銀鐵

銅鉛諸礦是月起楊嗣昌爲兵部尙書嗣昌鶴子也

初以兵部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請開金銀銅鐵礦以解散賊黨屢疏陳邊事規畫稱旨上異其才旋丁父憂復遭繼母喪在籍會尙書張鳳翼卒上顧廷臣無可任者乃起復嗣昌召之十一月丁未蠲山東五年以前逋賦壬戌遣太監陳賁總監大同山西王夢弼監守宣府昌平是月以鄖襄賊熾罷湖廣巡撫苗胙土以陝西右布政陳良訓代之兵部侍郎王家禎巡撫河南總理直隸川湖山陝軍務時漢南之賊自羅漢灘填土過江先是秦翼明謀于漢江淺處設防以李同陽劉大歸之五百人守窟灘幸無事賊乃于羅漢灘深處渡

知淺有防而深無備也于是賊犯江北左都御史唐世濟以邊才薦霍維華溫體仁從中主之上以維華逆案中人大怒下世濟獄論遣戍維華遂憂憤死以商周祚爲左都御史十二月洪承疇敗李自成于隴州賊走慶陽鳳翔是冬漢南之賊分道襲應城知縣張紹登及教諭李之經訓導張國勛鄉官饒可久徐晤可悉力禦之國勛曰賊不一剗城未易守率壯士出擊力戰一日夜斬獲甚衆賊去邑有故侍郎王城子權結怨于族人怨家潛導賊復來攻國勛佐紹登力守乞援于上官副將鄧祖禹赴救守西南國勛守東北紹登往來策

應會賊射書索權權斬北關以出賊乘間登南城紹登  
還署端坐堂上賊至奮拳擊之羣賊大至被殺縱火焚  
文席投國助烈焰中城亦被磔死祖禹之經可久晤可  
皆不屈死可久妻程氏聞城陷與其女相對自經死攷  
襄陽下諸書有入之十月者有入之十一月者今系于  
是冬賊之由鄖襄而入江北也一時羣寇蠭起混天

星侵軼商雒李自成盤踞西安過天星鵠張汧隴獨行  
狼螳動漢南蝸子塊雄視河西與西羌作約而老回回  
等入占鄖襄休糧息馬秋高足食以其全軍合曹操闖  
塌天諸賊可二十萬東下斬黃六合遂分擾江北河

南賊犯固始布衣朱曜率鄉兵守城賊至手馘數十人  
中伏被執罵賊死而汧隴之賊復犯麟遊貢生楊四謙  
弟生員四可以其父被執兄弟爭代死皆遇害死異朱曜楊四謙等殉節三編附入質實中云並在是年殉節錄亦書于崇禎九年是冬鄖襄之賊分犯河南江北而關中賊走汧隴入鳳翔皆同時事也今並系之是冬下

是歲夏四月

大清

太宗文皇帝建國號曰大清改元崇德元年

十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免朝賀 丙午張學忠

羅汝才自襄陽犯安慶先是上以江淮天下要地鳳泗

陵寢所依乃以留都防禦責之南京兵部尙書范景文  
江防責之操江都御史王道直臨淮侯李宏濟孝陵責  
之南和伯方一元鳳陵責之總兵楊御蕃泗陵責之潁  
州道皆分汛固守而敕安池道副使史可法馳駐太湖  
以扼賊衝賊從間道突安慶石碑口連營百里巡撫張  
國維告警詔總兵左良玉馬燠劉良佐合兵赴援其老  
回回等分犯桐城知縣陳爾銘嬰城固守參將潘可大  
救之賊尋去庚申馬燠敗賊于桐城之羅唱河 甲子  
別賊自潁毫突入滁州之朱龍橋營火夜燭數十里直  
走池河設醮太山寺薦度亡者遂分屯大江小江皇甫



常山諸山儀真六合皆震

致異據紀事本末是月甲子別賊犯滁州殺寇紀畧以爲

正月二十四日者卽甲子也紀畧注云此由河南光固南突之賊非石牌犯桐城之楚賊也與紀事本末以爲別賊者合今據書之是月陞戶部侍郎程國祥爲尙書時候恂

罷尋下獄

二月甲戌遣使督直省逋賦

丁酉賊犯

潛山時張獻忠攻皖不克走廬江入潛山副使史可法

與中州左良玉之兵敗之于楓香驛三戰皆捷而馬嬭

劉良佐亦連敗賊于廬州六安賊竄入潛山之天堂寨

張國維檄良玉搜山良玉不應放兵掠婦女屯舒城月

餘竟北去

是月朝鮮降于

大清先是

大清貢朝鮮渝盟興師征之克義州安州遂薄平壤朝鮮國王李倬懼率其長子涯及官吏遁南漢山令次子湔等攜眷屬竄江華島至是

大兵徑渡漢江直抵南漢城西駐營

太宗遣使諭以禍福倬猶逡巡不敢出未幾以飛船八十攻克江華島倬知妻子被執援兵皆敗南漢旦夕且破乃獻上敕印降于漢江東岸之三田渡

太宗親臨受降赦倬罪遣歸留其子涯湔爲質遂班師三月辛亥振陝西災丁巳賜劉同升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甲子官軍援安慶敗績于鄧家店賊自潛

山復出太湖副將潘可大程龍守備陳于王等率兵四千餘禦之鄆家店賊先犯可大營龍等至夾擊之賊多死夜復至中伏亦敗去尋賊衆數萬大至圍數重諸將突擊頗有斬獲時副使史可法偕副將許自強馳救拒于賊發大礮遙爲聲援諸將亦呼譟突圍會天雨甲重不得出賊四面衝入營將士短兵接戰可大戰死龍引火自焚于王手執大力左右殺賊傷重力竭北面叩頭自刎守備詹兆鵬首觸石死武舉陸王猷殺賊過當賊鬻分其肉死武舉莫是驊詹世龍及千戶王定遠百戶薛自昌皆力戰死百戶王宏猷爲賊所執鋸齒斷足罵

不絕聲死士卒脫者千餘人而已

攷異鄧家店之役死

于王傳三編增入百戶薛自昌今證之按寇紀畧請卹原奏中詹光鵬等七十二員指紀畧注中所載有王希韓力戰本營士卒皆盡而死鎮江千戶周嘉方一月新婚力戰受刃死少婦王氏絕粒亦死他若張全斌俞之夔顧應宗蔣逵潘象謙季靖皆撫標同殉難者今竝識之

是月楊嗣昌至京師嗣

昌涉躐文史多識先朝掌故有口才至是召對上以爲

能所奏請無不從曰恨用卿晚嗣昌議大舉平賊以陝

西河南湖廣江北官軍爲四正責其分勦專防延綏山

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爲六隅責其分防協勦謂之十

面網總督總理二臣隨賊所向征討因議增兵十二萬

增餉二百八十萬措餉之策有四曰因糧因舊額量加

畝輸六合石折銀八錢傷地不與歲得銀一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曰溢地土田溢原額者核實輸賦歲得銀四十萬六千有奇曰事例富民輸貲爲監生曰驛遞前此郵驛裁省之銀以二十萬充餉議上上下下詔有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語改因糧爲均輸布告天下以田維嘉爲吏部尙書時謝陞罷溫體仁復薦維嘉代之 夏四月戊寅

大清兵克皮島方朝鮮之告急也登萊總兵官陳洪範督各鎮舟師往援方出海朝鮮已下

大清遣孔有德耿仲明尙可喜等攻鐵山皮島山東巡

撫顏繼祖告急于朝敕洪範及總兵沈世魁堅守皮島  
世魁旋戰敗與洪範走石城島副將金日觀偕諸將楚  
繼功等相持七晝夜力不支皆戰沒于陣皮島遂下副  
將白登庸降尋下石城世魁被殺有沈志科者世魁從  
子也索世魁敕印于監軍副使黃孫茂不與志科怒殺  
之竝殺理餉通判邵啟于時石城諸島雖有殘卒不能  
成軍朝廷亦不設大帥以登萊總兵遙領之而已明年

夏兵部尙書楊嗣昌決策盡徙其兵民于甯錦而諸島

一空

攷異明史本紀作沈冬魁列傳作世魁疑本紀誤也紀言冬魁走石城島不言其死三編言日觀等

陣沒世魁亦授首是世魁非陣亡乃被殺也明史黃龍傳言沈世魁走石城陳洪範來援不戰而走世魁亦陣

公据此則冬魁卽世魁也史稿亦作冬魁而傳中有  
世魁無冬魁三編所据多本

太宗實錄今從之

癸巳以旱薶清獄 是月秦督洪承疇勦賊于漢南時

承疇因賊破階州方提兵與戰于大散關而小紅狼圍

漢中瑞王告急奉旨譙責承疇乃率賀人龍兵由兩當

趨救賊解去

閏月壬寅

是年新厯閏五月

敕羣臣潔已愛民

以回天意

丙辰總兵官牟文綬擊桐城之賊敗之賊

攻安慶桐城不克分屯其衆于桐城之練潭石井陶沖

至是文綬等擊敗之于挂車鎮賊乃四走張獻忠入湖

廣江北賊分犯河南

是月召熊文燦爲兵部尙書總

理南畿河南山陝川湖軍務文燦官閩廣久積貲無算

厚以珍寶結中外權要謀久鎮嶺南上未識其爲人因遣中使假廣西采辦名往覘之旣至文燦甚有所贈遺留飲十日中使喜語及中原寇亂文燦方中酒擊案罵曰諸臣誤國耳若文燦往詎令鼠輩至是中使起立曰吾非往廣西采辦也銜上命覘公公信有當世才非公不足辦賊吾今還公旦夕且召文燦出不意悔失言隨言有五難四不可中使曰吾見上自請之若上無所吝卽公不得辭矣文燦詞窮應曰諾中使還朝果言于上初文燦自貴州徙家蘄水與邑人姚明恭爲婣昵明恭官詹事與楊嗣昌相善嗣昌握兵柄得上眷以上急欲



平賊冀得一人自助明恭因薦文燦且曰此有內援可引也嗣昌遂薦之時侍郎王家禎代盧象昇討賊已半載矣賊盡銳趨江北留都震驚家禎未嘗一出中州又不能戢下家丁鼓譟至縱火燒開封西門家禎夜自外歸慰諭犒賞詰旦發往南陽討土寇楊四以去言官爭劾家禎恇怯上亦以家丁之變心輕之遂命家禎專撫河南而以文燦代家禎爲總理以南吏部尙書鄭三俊爲刑部尙書時馮英坐事遣戍其母年九十有一三俊乞釋英還侍養不許上因久旱修省中允黃道周上言近者中外齋宿爲百姓請命而五日內繫兩尙書

未聞有人申一疏者安望其戡亂除凶贊平明之治乎  
陛下焦勞於上小民展轉於下而諸臣括囊其間稍有  
人心宜不至此又上疏曰陛下寬仁弘宥有身任重寄  
至七八載罔效擁權自若者積漸以來國無是非朝無  
枉直中外臣工率苟且圖事誠可痛憤然其視聽一係  
於上上急催科則下急賄賂上樂鍥覈則下樂巉險上  
喜告訐則下喜誣陷當此南北交訐奈何與市井細民  
申勃谿之談修睚眦之隙乎時體仁方招奸人構東林  
復社之獄故道周及之五月戊寅李自成奔秦州先  
是自成由鳳翔渡渭河犯涇陽三原蝎子塊過天星皆

來會秦撫孫傳庭督副將曹變蛟連戰七日敗之蝟子  
塊降自成與過天星遂自秦州謀入蜀 是月都給事  
中傅朝佑疏論溫體仁六大罪時朝佑卽家起官以還  
朝愆期爲給事中陳啟新所劾貶秩調外未行上疏以  
體仁得罪于天子得罪于祖宗得罪于天地得罪于封  
疆得罪于聖賢得罪于心性上怒遂除名下獄按治踰  
月體仁亦免而朝佑仍繫獄中 六月戊申溫體仁罷  
體仁在閣八年流寇躡畿輔擾中原民生日困未嘗建  
一策惟日與善類爲仇其所引與同列者皆庸材苟以  
充位且藉形已長固上寵上每訪兵餉事輒遜謝曰臣

夙以文章待罪禁林上不知其驚下擢至此位盜賊日  
益衆誠萬死不足塞責顧臣愚無知但票擬勿欺耳兵  
食之事惟聖明裁決有詆其窺上意旨者體仁言臣票  
擬多未中竊要每經御筆批改頌服將順不暇詎能窺  
上旨上以爲樸忠愈親信之官至少師兼太子太師吏  
部尙書中極殿大學士階左柱國兼支尙書俸恩禮優  
渥無與比而體仁專務刻核迎合上意前二年春上以  
鳳陽陵寢之變下詔寬恤在獄諸臣吏部以百餘人名  
上體仁靳之言于上僅釋十餘人秋決論囚上再三詰  
問體仁畧無平反陝西華亭知縣徐兆麟泣任甫七日

以城陷論死上頗疑之體仁不爲救竟棄市上憂兵餉  
急體仁惟倡衆捐俸助馬修城而已所上密揭率報可  
體仁自念排擠者衆恐怨歸已倡言密勿之地不宜宣  
洩凡閣揭皆不發并不存錄閣中冀以滅迹以故所中  
傷人廷臣不能盡知當國旣久先後論劾者不可勝計  
布衣楊光先上書極論其罪至輿輓待命上皆不省愈  
以爲孤立斥責言者或至杖死庶吉士張溥知縣張采  
等倡爲復社與東林相應和太倉人陸文聲者輪貫爲  
監生求入社不許會體仁亦憾溥方募人劾溥文聲遂  
請闕言風俗之弊皆原于士子溥采倡復社亂天下體

仁欲興大獄擬嚴旨究治以提學御史倪元珙副使馮  
元賜不承風旨皆降謫之蘇州推官周之夔坐不謹罷  
去私計撼復社逢執政意可冀倖復官因訐溥等把持  
計典已罷職責其所爲章下巡撫張國維言之夔去官  
無與溥事體仁擬旨譙讓國維株連不已者且七年于  
是奸人張漢儒窺體仁銜東林甚夤緣入其門下相與  
定密謀乃抗章訐錢謙益瞿式耜居鄉不法體仁從中  
主持之逮二人下詔獄嚴訊國維及巡按路振飛交章  
白其寃不聽謙益危甚求解于司禮太監曹化淳化淳  
故與王安善德謙益嘗爲安作碑文頗爲營解漢儒偵

知之告體仁體仁密奏上請並坐化瀆罪土以示化瀆  
化瀆懼自請案治乃盡得漢儒等奸狀及體仁密謀獄  
上上始悟體仁有黨命漢儒等立枷死體仁佯引疾意  
上必慰留及得旨竟放歸體仁方食失匕箸天下聞其  
去皆快之 是夏兩畿山西江西皆大旱時浙江亦大  
饑至父子兄弟夫妻相食四方災祲踵告給事中李汝  
璣言流賊馮陵以來天下財賦之區已空其半而又遇  
此亢旱吳楚齊豫之間赤地數千里是所未盡空者殆  
將盡空矣臣謂歛怨干和皆財用爲之也國朝軍屯之  
制千古稱善自軍額虛而議兵民始不得安其身自屯

田廢而議餉農始不得有其食有兵不練兵增則餉益  
匱有餉不核餉多則兵愈昌比者核實之使四出而培  
克屢聞侵漁如故可謂有政事乎若夫輔成君道尤在  
相臣今乃此瞻彼顧結黨徇私八九年來召災釀變始  
于端揆積于四海水旱盜賊頻見疊出勢將未已何怪  
其然上怒下汝璨獄 賊之在江北也東陷和州含山  
定遠六合天長分掠瓜洲儀真乘勢犯盱眙縣故無城  
知縣蔣佳徵豫策賊必至訓民爲兵設伏要害親率兵  
往誘賊殲其巢賊怒環攻之力戰死母聞之亦投繯死  
左良玉聞江北警頓兵不肯救令河南士大夫合疏留



已上知出良玉意不能奪而賊亦遂自盱眙轉趨河南  
浙川陷良玉亦不救時河南被賊害者三年矣夾河千  
里無炊烟關廂市集皆虛賊無所向則南走鄖襄或東  
還寇江北總理王家禎以熊文燦且至逡巡俟代而已  
流賊犯江北官紳士民先後殉難者有羅田守將郭  
金城率所部五百人禦賊于羅田斬級百餘追至英山  
賊大集被圍見執脅降不屈死龍江都司王寅調守泗  
陵賊至謀及其未集擊之卷甲疾趨至盱眙斬其前鋒  
一人自午至申賊麇至與守備陳正亨俱陷陣死蘇州  
衛指揮同知包文達擊賊宿松陷伏死

攷異文達擊賊  
于宿松死之據

北畧及明史列傳似在八年天堂寨巡檢吳暢春練鄉  
見上注中今仍據三編書之兵禦賊于潛山屢却之賊再至死守力竭被執不屈自  
刎死潛山鄉官故瓊州通判江襟楚被執不屈與同邑  
生員陳貞申俱死義民張清雅守父棺哀泣賊斷其手  
子超藝年十六求代賊復斫之俱死僕雲濟不食死義  
民陳廷選負母謝氏避草間遇賊執請代母死賊殺之  
而舍其母妻亦殉之義民汪之璞亦死焉蕭縣鄉官任  
之豪自蘇州府教授罷歸賊陷蕭縣殉節死桐城生員  
尹秋桐見賊殺其母奮身擊賊被害生員吳普昭聚鄉  
兵捍賊相持十日格鬪死于先璘先耀子婦李氏許氏

同殉焉生員左旋左光燦義民姚孫極王夷吾趙之藝  
陳力均儒士筮光宏等俱先後死之而是時賊黨分擾  
楚豫隨州知州王燾訓民兵繕守殲土寇李良喬等賊  
奄至且守且戰擊斬三百餘人賊攻益力相持二十餘  
日天大風雪守者多散燾知必敗入署整衣冠自經賊  
焚其署火獨不及燾死所尸直立不仆賊望見駭走鄧  
州知州孫澤盛同知薛應齡同戰死上津知縣屠紹臯  
守備寇士元同守城城陷力戰死鄖西知縣劉元伯涇  
池知縣李邁林廣濟典史魏時光俱以守城死時光善  
舞雙刀去年蒞任邑遭殘破長吏設排兵三百人委之

教練其冬賊踞蘄州河口憚時光不敢渡時光益募死  
士夜襲其營手殺數賊賊不敢逼及是賊大至部卒皆  
散時光單騎據高坡又殺賊數人賊環繞之勒斷被執  
不屈死其兄陳于上官却不奏憤發病死友人收斂之  
哭盡哀曰弟爲國死兄爲弟死吾獨不能表暴之乎具  
牘力陳乃得賜贈卹開封參將范志騁奉調督勦與裨  
將李春貴竝以捍賊被執不屈死攸縣舉人陳來學蘄  
水武舉程爲常偕邑人徐至蘭蔡巨人胡方壺徐用極  
沈邱義民王繼東竝以禦賊死上蔡生員張址曹震南  
趙應選李思選周爽彭凌碧葛祥生竝以被執罵賊死

秋七月以史可法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安慶時賊勢  
狂逞盤互江北應撫張國維請于朝割安慶廬州太平  
池州四府別設巡撫遂擢可法任之令兼割河南之光  
州光山固始羅田湖廣之蘄州廣濟黃梅江西之德化  
湖口諸縣提督軍務額兵萬人安慶之設巡撫自此始  
也可法聞命遣部將汪雲鳳敗賊于潛山僉事湯開遠  
監安廬二郡軍善擊賊從可法東西馳禦賊稍稍避其  
鋒山東河南蝗民大饑河南以賊屢過殘破民皆伏豐  
草深林採野穗以食田隴間亂木槎枿皆成拱把虎狼  
千百爲羣行于道路 八月己酉以吏部侍郎劉宇亮

禮部侍郎傅冠俱禮部尙書僉都御史薛國觀爲禮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國觀陰醵谿刻不學少文溫體仁因其素譽東林密薦于上遂柄用時體仁雖罷而張至發及國觀皆效其所爲蔽賢植黨國事日壞冠性簡易宇亮短小精悍善擊劍居翰林常與家僮角逐爲樂素不嗜書館中纂修直講諸事皆不預座主錢士升在閣時力援之至是竝入閣 庚申閱城 是月上聞儀真六合皆陷特發禁旅勇衛營一萬二千人遣內官劉元斌盧九德及副總兵孫應元統兵赴援江北與總理熊文燦會討流賊 九月丙子左良玉敗賊于

虹縣辛卯洪承疇敗賊于漢中先是承疇與秦撫孫傳庭共矢滅賊承疇戰關以西傳庭戰關以東連破賊先後降其渠一條龍鎮世王上山虎等餘劇賊多投首者至是復解漢中之圍關中賊勢漸衰而李自成踰秦隴窺四川備禦單弱遂乘間取道入蜀癸巳陷甯羗州知州周應泰衛指揮徐大行死之冬十月丙申自成糾混天玉過天星等自甯羗分其軍爲三一由黃壩攻七盤關一由陽平過青岡坪土門塔向白水一由梨樹口麥坪入廣元總兵官侯良柱壁廣元衆寡不敵禦之失利戊戌賊入關壬寅自淺灘過河破昭化知縣王時化

死之甲辰犯劍州知州徐尙卿料城必不守集士民泣  
曰若輩速去吾死此矣衆環泣請皆去不可與吏目李  
英俊舉人楊于鼎守二日城陷尙卿投繯死英俊從之  
于鼎巷戰殺賊爲賊支解死戊申賊又分其軍一往綿  
州一往鹽亭一往江油侯良柱拒戰于綿州陣沒江油  
知縣被執不死彰明安縣羅江德陽漢州皆賊未至而  
潰賊陷鹽亭乙卯陷彭縣次日掠郫縣主簿張應奇死  
之大抄西充遂甯等縣趨潼川金堂縣典史潘夢科死  
之其由江油入者徑薄成都巡撫王維章守保甯反在  
外不能禦成都貢生顧鼎鉉被執不屈死賊自庚戌圍



成都至丙辰凡七日不克乃解去分陷三十餘州縣

吳攷

明史本紀十月丙申中自成自七盤關入西川丙申初二日也又云王寅陷昭化初八日也皆與綏寇紀畧日分合今于支悉據紀畧書之惟賊過廣元侯良柱敗績後拒戰于綿州死之見明史本傳紀畧以爲戰沒于廣元微誤今參明史及三編書之又據

是月四川地震先

是四月間四川地震者七地鳴者一王科給事吳宇英

以爲占者主兵竊爲蜀中憂之至是賊果入蜀地復震

攷與明史五行志但書十月四川地震而明史侯良柱傳及綏寇紀畧皆言是年四月地震者七鳴者一見吳宇英奏疏中蓋其時賊陷南江通江二縣旋遁去宇英此疏蓋謂侯良柱以賊遁報功也今類書于十月下

熊文燦既拜總理之命卽請左良王一

所將六千

人隸麾下而大募粵人及烏蠻精火器者一二千人以

自護弓刀甲冑甚整以六月杪辦嚴過嶺是月抵安慶而良玉桀驁不受節制其下與粵軍不和大詬文燦不得已遣還南兵然良玉軍實不爲用楊嗣昌爲言于上乃以邊將馮舉苗有才兵五千人隸焉當是時嗣昌建四正六隅之策增兵餉大半期滅賊賊頗懼文燦顧決計招撫刊檄徧懸通都曰心示衆家賊待以不死上聞之怒嚴旨譙責嗣昌乃曲爲之解曰綱張十面必以河南陝西爲殺賊之地然陝有李自成惠登相諸劇賊未能勦絕法當驅關東賊不使合而使陝撫拒商雒鄖撫拒鄖襄安撫拒英六鳳撫拒毫潁應撫之軍出靈寶保

撫之軍度延津然後總理率邊兵孫應元等率禁旅豫  
撫率陳永福諸軍并力合勦若關中賊逸出關東則秦  
督率曹變蛟等出關協擊巡撫不用命立解其兵柄簡  
一監司代之總兵不用命立奪其帥印簡一副將代之  
監司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悉以尙方劍從事則人人効  
力何賊不平乃尅期三月平賊上可其奏嗣昌復言于  
上曰文燦甫任事洪承疇七年不效論者繩文燦急而  
承疇縱寇莫爲言上知嗣昌有意左右之變色曰督理  
二臣但責成及時平賊奈何以久近藉口嗣昌乃不敢  
言十一月己卯歲星災惑合于亢庚辰以星變敕羣

臣修省求直言 是月以太監曹化清提督京營先是  
有工部員外郎駱方璽者窺上意方任中官上言陛下  
卽位遂寘魏忠賢于大僇豈溺情閹豎者不過以外廷  
諸臣無一可用而借才及之況人臣感激恩遇苟知仰  
報何論內外廷臣處地懸絕自不若宮廷贊御効忠倍  
易凡此內臣邀茲曠典孰不欲棄捐頂踵以酬陛下疏  
入給事中何楷劾其通內呈身吏部請削方璽籍止固  
不欲罪方璽以楷言直不可奪改從薄謫不數月卽有  
化清提督京營之命復以李明哲提督五軍營杜勳提  
督神樞營閻思卬提督神機營鄭良輔總理京城巡捕

于是中官皆布置要地矣 十二月癸卯黃士俊罷士

俊在閩南踰一載至是予告歸致異史稿書士俊致仕于十一年正月與明史

宰輔表合而明史本紀及三編皆書于十年十二月今從之 癸亥總督洪承疇率

副總兵官曹變蛟援四川先是甯羌初破或傳賊以其半入蜀餘由漢興商維以入楚豫楊嗣昌主兵事方憂秦賊出關亂勦撫局則以蜀事不足憂比劍外衡決又欲委咎于承疇而是時三月之期將及承疇等奔命于秦蜀間而文燦之撫事尋敗是月承疇等師次廣元

明通鑑卷八十六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八十六

起著雍攝提格盡  
屠維單閼凡二年

莊烈皇帝

崇禎十一年春正月丁丑總督洪承疇敗賊于梓潼先是承疇援蜀由沔縣歷甯羌過七盤朝天二關山高道陘士馬饑疲歲暮抵廣元聞賊已走還陝西乃率臨洮總兵官曹變蛟邀擊于梓潼斬首五百餘級李自成從十八騎潰圍遁十八騎者劉宗敏田見秀李錦谷可成張世傑高一功張鼎李過李雙喜任繼榮任繼先田虎

劉汝魁其五騎則掌械兒也 戊寅開福建海禁通市  
佐餉 癸未以玩寇逮四川巡撫王維章及總兵官侯  
良柱時不知良柱之已死也以雲南巡撫傅宗龍代維  
章 丁亥裁南京冗官八十九員以給廩不足故也

是月詔掌詹事府禮部尙書林欲楫回部時姜逢元罷  
也 二月甲辰改河南巡按御史張任學爲總兵官任  
學按河南見羣盜縱橫諸將縮朒不敢進乃上疏詆之  
自請易武階親執干戈爲國平賊上壯之下吏兵二部  
及都察院議僉以文吏無改武職者請仍以監軍御史  
兼總兵事上不從命授署都督僉事爲河南總兵官河

南舊無總兵左良玉陳永福竝以客兵備援勦至是特設大將而戲下無兵兵部乃撥署鎮許定國兵授之使參將羅岱爲中軍岱健將頗著戰功任學倚以自強然所將兵少不能當賊之什一賊渠羅汝才馬進忠李萬慶等蹂躪中原民人據塢壁自保者數十悉爲賊摧破踞息縣光州礮人投汝水水爲之赤時熊文燦方主撫議匿不以聞而任學粗疎寡學冀以此嘗上意希節鉞耳實不能一剗賊也 下刑部尙書鄭三俊于獄初戶部尙書侯恂坐屯豆事下獄上欲重譴之三俊屢謝上不稱旨讒者謂恂與三俊皆東林黨也至是有盜穴工



部垣命按主者罪三俊亦擬輕典上積前怒褫其官遂  
下吏應天府丞徐石麒適在京上疏力救忤旨切責  
丙午御經筵尙書楊嗣昌方芑熊文燦主招撫因于講  
筵誦孟子善戰服上刑語上喟然詰之曰今天下一統  
非戰國兵爭比羣盜弄兵潢池不能卽撲滅奈何爲此  
言嗣昌慚不能對乃召翰詹諸臣顧錫疇等二十餘人  
問保舉考選孰爲得人庶子黃景昉言保舉多私近日  
考選亦不公推官成勇朱天麟廉能素著乃不能與清  
華選少詹事黃道周言樹人如樹木須養之數十年近  
來人才遠不如古況摧殘之後必深加培養旣復班又

詢之對曰立朝之才存乎心術督師之才存乎形勢先  
年督撫不諳形勢隨流賊奔走事既不效輒謂兵餉不  
足其實歲給餉已踰千萬果無冒濫無侵漁可養兵四  
十萬何煩別籌增兵增餉邪時尙書鄭三俊方下吏景  
昉因請宥三俊上曰三俊雖清廉何濟又命諸臣各陳  
所見上曰言須可行如故講官姚希孟竟欲折漕一年  
誤矣道周聽未審謂上將寬三俊念希孟也遂言故輔  
臣文震孟一生謇直未蒙帷蓋恩天下士生如三俊歿  
如震孟希孟求其影似未可多得上以所對失實令回  
奏再奏再詰凡道周所建白未嘗得一俞旨然上自經

筵召對後頗知考選未當天麟得改官而三俊以孔貞  
運揭救亦旋得釋 三月戊寅賀逢聖罷逢聖東修砥  
行而議論矯僻嘗力詆高攀龍左光斗爲言者所攻又  
與同官張至發交善會皇太子出閣擇講官至發擯黃  
道周不預楊廷麟等在選中心不平上章推讓道周初  
道周進諭德掌司經局疏辭因言已有三罪四恥七不  
如三罪四恥以自責七不如則所交游朝野之有學行  
者時鄭鄮方下獄論死而道周疏中有文章意氣不如  
鄭鄮語至是至發欲尼道周謀于逢聖逢聖曰道周前  
譽鄭鄮可藉爲口實也遂代爲繕稟言鄭杖母明旨煌

煌道周自謂不如安可爲元良輔導疏出時論譁然逢  
聖亦不自安遂致仕去 是月總兵曹變蛟大破李自  
成于洮州方賊之再入秦也其渠魁號六隊者與大天  
王混天王爭管王四部連營東犯混天王過天星二部  
以去秋破階州仍伏階文間獨自成自洮州出番地洪  
承疇令變蛟偕賀人龍追之連戰斬首六千七百有奇  
番地乏食賊多死亡變蛟轉戰千里身不解甲者二十  
七晝夜餘賊潰入塞而祖大弼駐洮州不能扼乃走入  
岷州及西和禮縣山中變蛟還勦賊潛伏不敢出惟六  
隊勢猶張仍出沒秦隴間 夏四月辛丑張獻忠僞降

于穀城熊文燦受之先是上命京營副將孫應元討賊與前鋒營副將周遇吉京衛營副將黃得功將勁卒萬人皆驍敢善戰甫抵豫破賊于鄭州再破之密縣先後斬首千七百級賊大懼聞文燦下招降令多欲就之降劉國能者賊中所號闖場天者也與張獻忠有隙慮爲所并又數敗于禁軍乃以是年正月先乞降于隨州賴首文燦前曰愚民陷不義且十載煩公蒞洗更生願悉衆入軍籍身隸麾下盡死力文燦大喜慰諭之署爲守備國能受約束無異志而獻忠方僞爲官軍旗幟紿襲南陽城屯于南關左良玉陳洪範敗賊于鄖西旋師過

其境疑而急詰之獻忠倉皇走官軍追及發兩矢中其  
肩良玉復揮刀擊之面流血幾被獲馬馳以免會京軍  
又大破賊于舞陽光固間四日奏三捷斬首二千九百  
有奇降其渠馬士秀杜應金于信陽城下獻忠勢孤因  
襲據穀城以求撫時陳洪範以總兵隸文燦麾下獻忠  
前以洪範故得免死事見三年後亡歸關中爲盜每飯必祝  
洪範數語其下曰陳總兵活我至是聞洪範在軍遣間  
齎重幣獻曰獻忠蒙公大恩得不死公豈忘之邪願率  
所部降以自効洪範喜爲告文燦文燦徂于劉國能之  
撫竟受其降巡按御史林銘球分巡副使王瑞椿與左

良玉知其僞謀俟獻忠至而執之文燦不可曲徇獻忠請處其衆數萬于穀城之四郊居民洶洶欲竄知縣阮之鈿蒞任盡心調劑民稍安策獻忠必反以告文燦時獻忠遣賊將孫可望重賂文燦徑寸之珠十碧玉長尺餘者二名姝八文燦重昵獻忠惡聞之鈿語之鈿乃疏聞于朝言獻忠虎踞邑城其謀叵測所要求之地實兵餉取道咽喉秦蜀交會脈絡今皆爲所據奸民甘心効用善良悉爲迫脇臣守土牧民之官至無土可守無民可牧庫藏殫虛民產被奪無賦可徵名雖縣令實贅員耳乃庶堂之上專主撫議臣愚妄謂撫勦二策可合言

表可分言致損國威而挫士氣時不能用獻忠遂益怒  
乞十萬人餉于文燦文燦不能決賊衆漸出野外行劫  
之鈿執之以告其營將稍寘之法及再告皆不應曰官  
司不給餉耳得餉自止由是村民徙亡殆盡遂掠及闕  
闕相距輒挺刃相嚮日有死者一城大囂監軍僉事張  
大經奉文燦令來填撫亦不能禁 戊申張至發罷至  
發嘗詆黃道周頌溫體仁屢爲言者所攻內閣中書黃  
應恩悍戾至發倚任之恃勢恣橫頗招權通賄至發終  
庇應恩會復故總督楊鶴官許給誥命應恩當撰文因  
其子嗣昌得君力爲沈雪忤旨將加罪至發擬公疏揭



救同官孔貞運傳冠曰曩許士柔事吾輩未嘗救獨救  
應恩何也至發拂然曰公等不救我自救之連上三揭  
上不聽特降諭削應恩籍嗣昌疏救亦不聽無何應恩  
昧請事敗詞連至發至發憤甚連疏請勘上雖優旨褒  
答卒下應恩獄至發乃自謂當去者三而未嘗引疾忽  
得旨回籍調理時人傳笑以爲遵旨患病云至發爲府  
丞時以清彊稱及入內閣一切效法體仁與黃道周諸  
正人爲難時論非之又起家外僚諸翰林多不服上亦  
以其望輕故因其乞休卽勒之去

三編質實記許士柔事云崇禎元年高攀

龍贈官士柔官翰林草詔詞送內閣未給攀龍家故事  
贈官詔敕乃中書職掌而褒卹諸忠臣者翰林或爲之

中書以爲侵官不悅及攀龍家請給士柔已官南京祭酒距草制時十年矣主者仍以士柔前撰文進黃應恩以誥語違禁白張至發益崇禎三年有誥文駢儷之禁也至發素憾士柔遂劾之降二級調用司業周鳳翔抗疏爲士柔辯言誥敕用寶歲有常期未有十年後用寶進呈而轉以崇禎三年中飭之禁追咎元年草制之史官者疏入不報 己酉熒惑掩干月逆行尾八度諭羣臣修省

壬子歲星晝見 是月熊文燦奏舞陽光山之捷及劉國能張獻忠就撫狀楊嗣昌乃譽文燦而詆洪承疇詔鐫承疇尙書宮保曹變蛟左良玉各奪五官仍戴罪辦賊先是豫楚之賊凡十五家自國能獻忠降改稱十三家而馬進忠馬光玉李萬慶惠登相賀一龍蘭養成左金王及順天王順義王九家者尤著云 以刑部侍

郎劉之鳳爲本部尙書代鄭三俊也 五月癸亥朔策  
試考選官于中左門問足食足兵之計 丁卯熒惑退  
尾入心上素服減膳敕廷臣言事尙書楊嗣昌應詔上  
書厯引漢光武建武二十三年明帝永平二年唐憲宗  
元和七年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事應謂月食五星史  
不絕書然災祥感召不一其致且言永平火星之變其  
時明帝圖畫功臣于雲臺馬援以椒房不與事耀青簡  
今陛下修德治內亦必有災而不害者疏出都給事中  
何楷駁之言古人謂月變修刑又言禮虧則罰見熒惑  
誠欲措刑莫如右禮誠欲右禮莫先省刑今爰書之蹟

極矣部司議宥止于重辟數人而未折之獄先後纍纍  
莫過而問嗣昌不體陛下修省之意而徵古証今引建  
武欵塞事以申通市之說引元和田興歸正事以申招  
撫之說引太平興國連年兵敗事以申不可用兵之說  
徒巧傅會耳至所述永平時事更不知其意之所指南  
京御史林蘭友亦相繼論劾上方眷嗣昌置不問時詔  
書懇摯有哀籲上帝語而羣臣多以諛詞相解戶部主  
事李鳳鳴至謂火星逆行常而非變亦爲給事中解學  
尹所駁獨中書舍人陳龍正以東廠緝事寃濫上養和  
好生疏語中時樊畧曰回天在好生好生無過減死臯

陶贊舜曰罪疑惟輕良以獄情至隱人命至重故不貴專信而取兼疑臣居家所見聞四方罪犯無甚窮凶奇謀者及來京師此等乃無虛月且罪案一成立就誅磔亦宜有所懲戒何犯者若此纍纍臣願陛下懷帝舜之疑甯使聖主有過仁之舉臣下獲不經之愆蓋陰指東厥事也越數日上果嚴諭提督中官王之心不得輕視人命云攷異據明史本紀熒惑逆行在四月己酉證之天文志四月入尾五月入心至秋乃滅嗣昌上書在五月正熒惑逆行入心時也光武三編誤書元帝今刊改 丙戌定高墻罪宗五年一密例時刑部尙書劉之鳳以天下囚徒皆五年一審錄高墻罪獨不預上疏言之報可 是月改左都御

史商周祚爲吏部尙書先是田維嘉以考選不公爲詞  
臣楊士聰所糾維嘉通內監先得參稿卽具疏辨士聰  
再糾之執維嘉僕四人送鎮撫司維嘉遂落職 六月  
癸巳安民厰災壞城垣傷萬餘人 壬寅內閣孔貞運

罷初溫體仁當國欲重治復社值其在告貞運從寬擬  
結體仁怒語人曰句容亦聽人提索矣句容貞運所居  
邑也自是不敢有所建白及張至發去位貞運代爲首  
輔會上御門召考選諸臣試以兵食策卷下輔臣覆閱  
貞運及薛國觀頗有所更及命下閣擬悉不從上自擇  
十八卷拔曾就義第一 三編質實載就義對策言百姓  
之困皆由吏之不廉使守令俱

廉卽加派以濟軍需未爲下部議行適新御史羣謁朝  
不可詰獨稱旨故得首拔房貞運言諸卷說多難行新御史郭景昌遂劾之貞運  
卽引歸後聞國難慟絕不能起遽得疾卒 乙卯以楊  
嗣昌程國祥方逢年蔡國用爲禮部尙書范復粹禮部  
侍郎竝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嗣昌仍掌兵部初國祥  
官戶部尙書嗣昌議增餉國祥不敢違度支益匱四方  
奏報災傷者相繼國祥多方區畫亦時有所蠲減最後  
建議借都城賃舍一季租可得五十萬勛戚奄豎悉隱  
匿不奏所得僅十三萬而怨聲載途然上以此眷國祥  
至是上將增置閣臣出御中極殿召廷臣七十餘人親

試之發策言年來天災頻仍今夏旱益甚金星晝見五旬山西四月猶大雪朝廷腹心耳目臣務避嫌怨有司舉劾情賄關其心尅期平賊無功而勦兵難撤邊餉日絀民貧旣甚正供猶艱有司侵削百方如火益熱若何處置得宜禁戢有法卿等悉心以對會天大雨諸臣面對後漏已深終考者止三十七人顧上意已前定特假是爲名耳居數月遂有是命時劉宇亮爲首輔傅冠薛國觀次之又驟增國祥等五人惟逢年起自翰林餘皆外僚也國用前以中書舍人厯工部侍郎督修都城需石甚急不克辦國用建議用牙石爲之牙石者舊列崇



文宣武二街舊駕出除道者也上閱城嘉其功因大用之復粹嘗爲巡按陝西御史陳治標治本之策以任將飭防留餉爲治標廣屯蠲賦招撫爲治本上深褒納遂厯大理左少卿超擢入閣尤屬異數蓋上欲閣臣通知六部事故每部任一人首輔劉宇亮由吏部國祥以戶逢年以禮嗣昌以兵國用以工刑部無人復粹以大理代之然皆委蛇其間獨嗣昌兼掌兵部最用事又以奪情居政府時論譁然 是月兩畿山東河南大旱蝗以鍾玠爲左都御史代商周祚也 秋七月乙丑謫少詹事黃道周初郭鞏以逆案謫戍其鄉人爲訟寃楊嗣

昌時巡撫永平聞于朝爲科臣所駁自是與東林郅及奪情入閣又起復逆案陳新甲代盧象昇爲宣大山西總督于是給事中何楷御史林蘭友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相繼論之道周上三疏一劾嗣昌奪情一劾新甲走邪徑一劾遼東巡撫方一藻主和議會廷推閣臣道周名在列不用用嗣昌等上疑道周怨望嗣昌復上言鄭鄮杖母飛走不如今道周又不如鄭何用談綱常爲且其意徒欲庇凶徒飾前言之謬立心可知因自乞罷免上優旨慰之及是召內閣暨諸大臣于平臺并及道周上與諸臣語所司事久之問道周曰凡無所爲而

爲者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者謂之人欲爾三疏適當  
廷推不用時果無所爲乎道周對曰臣三疏皆爲國家  
綱常自信無所爲上曰先時何不言對曰先時猶可不  
言至簡用後不言更無當言之日上曰清固美德但不  
可傲物遂非且惟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  
清也時道周所對不稱旨上屢駁詰道周復進曰惟孝  
弟之人始能經綸天下發育萬物不孝不弟者根本旣  
無安有枝葉嗣昌出奏曰臣不生空桑豈不知父母顧  
念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君臣固在父子前況古爲列國  
之君臣可去此適彼今則一統之君臣無所逃于天地

之間仁不遺親義不後君難以偏重臣四疏力辭意詞  
臣中有如劉定之羅倫者抗疏爲臣代請得遂臣志及  
抵都門問道周人品學術爲人宗師乃不如鄭鄮上曰  
然朕正擬問之乃問道周曰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古  
之邪說別爲一教今則直附于聖賢經傳中係世道人  
心更大爾言不如鄭鄮何也對曰匡章見棄通國孟子  
不失禮貌上曰章子不得于父豈鄮杖母者比爾言不  
如豈非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上曰陳新甲何以走邪  
徑託捷足道周對曰人心邪則行徑皆邪又曰奪情在  
疆外則可朝中則不可上曰人既可用何分內外道周

曰我朝自羅倫論奪情前後五十餘人多在邊疆故嗣昌在邊疆則可在中樞則不可在中樞猶可在政府則不可止嗣昌一人猶可又呼朋引類竟成一奪情世界益不可上又詰問久之曰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辯順非而澤記醜而博不免聖人之誅今人多類此道周曰少正卯心術不正臣心正無一毫私上怒有間命出候旨道周曰臣今日不盡言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陛下負臣上曰爾一生學問止成佞耳叱之退道周叩首起復跪奏臣敢將忠佞二字剖析言之夫人在君父前獨立敢言爲佞豈在君父

前讒諂面諛爲忠耶忠佞不別邪正淆矣何以致治上  
曰固也非朕漫加爾以佞但所問在此所答在彼非佞  
而何再叱之退顧嗣昌曰甚矣人心偷薄也道周恣肆  
如此其能無正乎乃召文武諸臣咸聆戒諭而退是時  
上憂兵事謂可屬大事者惟嗣昌破格用之道周守經  
失上意及奏對又慙直上怒甚欲加以重罪念其名高  
傳諭數百言戒廷臣毋爲道周刼持相朋黨乃貶道周  
六秩爲江西按察司照磨同升士春皆謫外已而南京  
御史成勇兵部尙書范景文等疏論嗣昌奪情隨亦論  
謫是月南都復社諸生作留都防亂揭攻逆案阮大

鉞楊嗣昌之奪情也時有諸生沈壽民以薦辟入都首  
劾嗣昌道周聞之嘆曰此何等事在朝者不言而草野  
言之昔真希元在朝一月封事三十六上吾豈可遠愧  
希元近慙沈子壽民竝及大鉞有妄畫條陳鼓煽豐芒  
語蓋大鉞時避皖亂僑寓南京而故巡撫宣府坐賄遣  
戍之馬士英亦在焉相與結納談兵說劍覲以邊才召  
于是貴池吳應箕宜興陳貞慧草留都防亂公檄推故  
端文顧憲成之孫杲列名揭首而吳縣楊廷樞餘姚黃  
宗羲蕪湖沈士柱等方聚講金陵凡列名者一百四十  
人大鉞聞之避居金陵之牛首山始稍稍斂而銜之次

骨自是復社之名大起宗義故御史尊素子貞慧故都

御史于廷子也

庚異留都防亂一揭證之樓山堂集陳定生山陽錄鮑琦亭梨洲神道碑乃戊寅七月事卽崇禎十一年正流賊擾安慶時故阮大鍼

避亂居南京也明史士英傳所載不及陳定生吳次尾而應箕附傳中則言應箕與顧杲左國材沈士柱黃宗羲楊廷樞等與士英傳畧同而不及陳定生證之全謝山梨洲碑文及山陽錄則草揭者乃杲與定生次尾三人成之又證之樓山詩集則正在黃忠烈劾楊嗣昌奪情之後而沈壽民之劾嗣昌又在前是揭成于顧子方家子方卽杲也又據諸書所載則次尾實主是稿者今參樓山集山陽錄及南雷耕岩墓志銘節書之以侍郎李待問爲戶部尙書

代程國祥也

八月戊戌以災異迭見齋居永壽宮諭

廷臣修省

癸丑內閣傳冠罷時有章奏發自御前者

冠以爲揭帖援筆判其上旣知誤皇恐引罪遂放歸



戊午停刑 是月豫楚賊羅汝才等自陝州犯襄陽先是熊文燦駐裕州汝才及馬進忠諸賊聚南陽文燦下令殺賊者償死賊不肯從則贖金帛酒牢犒之名曰求賊上訶得狀曰文燦大言無實文燦恐然終擁兵不戰謂張獻忠已就撫它賊可無慮而汝才進忠等遂驅宛雒之衆箕張而西以窺潼關會陝撫孫傳庭方大破關中賊引軍東出關遙望賊營聯結數十里拊髀嘆曰天下大寇盡在此矣我擊其西總理擊其東賊不降則滅此賊平天下無賊矣獻忠卽狙伏無能爲也乃縱兵擊賊大戰于閔鄉靈寶間貫其營而東復自東以西賊窘

甚以文燦招降手諭爲詞曰旦夕且降傳庭曰若曹日  
就能公言撫而日攻堡屠寨不已是僞也降卽解甲來  
稍遲延卽非真降吾明日進兵矣明日擐甲而出得文  
燦檄于塗中曰毋妬吾撫功又進得樞輔楊嗣昌止兵  
手書傳庭怏怏還賊迨不就撫移轍商雒文燦悔期傳  
庭夾擊傳庭遣將吏三戰三敗之賊奔內鄉浙川而去  
至是遂入襄陽 九月辛巳

大清兵入塞分道至墻子嶺青山口薊遼總督吳阿衡  
總兵魯宗文戰敗死之中官鄭希詔遁走遂深入駐牛  
欄山時宣大總督盧象昇丁憂候代未行詔督總兵楊

國柱王樸虎大威諸軍人循癸未京師戒嚴是月熊

文燦次襄陽諸將請戰文燦議分兵進中官盧九德曰

兵分則力弱一失利全軍搖矣莫若厚集其力而合擊

之衆曰善乃合左良玉陳洪範龍在田軍戰于雙溝大

破之斬首二千餘級羅汝才等率九營走均州其黨李

萬慶等率三營走光固文燦出師以來雙溝之捷差足

自贖而終持撫議不悟也

攷異雙溝之捷明史本紀不具据熊文燦左良玉傳及綴

迄紀畧皆在九月今据書之

山西陝西旱饑

是年自夏徂秋孫

傳庭曹變蛟擊秦賊連破之初李自成洮州之敗其黨

號六隊三隊者糾大天王爭晉王混天王仁義王過天

星混天星等分寇關隴間大天王犯慶陽寶雞傳庭方  
扼商維還軍戰合水破走之獲其二子追擊之延安過  
天星混天星等從徽秦趨鳳翔逼澄城傳庭分兵五道  
擊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大天王知二子不殺遂降餘賊  
引而北犯延安傳庭策鄜州西合水東三四百里荒山  
遠谷賊入當自斃乃率標兵自中部過其東檄變蛟自  
慶陽扼其西伏兵三水淳化間賊饑出掠食則大張旗  
幟鳴鼓角以邀之一日夜馳二百五十里賊大驚西奔  
遇伏而敗復走寶雞取棧道再中伏大敗折而走隴州  
關山道又爲伏兵所挫三敗賊死者無算過天星混天

星竝降總兵左光先躡賊于秦州六隊爭管王復走成  
縣階州爲變蛟所扼三隊仁義王混天王降于光先六  
隊還與自成合自成以秦兵銳偕六隊及其黨祁總管  
避走復入蜀副將馬科賀人龍邀擊之還走階文及西  
鄉憚變蛟乃走漢中又爲光先所扼六隊祁總管皆降  
惟自成東遁按異李自成洮州之敗在是年三月六隊  
等之賊据明史曹變蛟傳在是年之夏而  
緩寇紀畧紀事本末所載月日皆三月以後十月以前  
事而傳庭東出關擊豫楚之賊在八月惟李自成傳統  
系之十一年春蓋  
連記也今分書之冬十月癸巳盧象昇至京師召對  
于武英殿先是

大清遣使議和巡撫遼東方一藻以聞樞輔楊嗣昌亦

主和議有瞽而賣卜者曰周元忠嘗往來于遼議遣之  
奉書象昇聞而心非之至是召對咨以方畧對曰臣主  
職上色變良久曰和乃外廷議耳象昇因奏備豫形勢  
甚悉上壯之而戒象昇持重令與嗣昌及中官高起潛  
議蓋起潛方奉詔監軍也當是時上心知

大清兵銳甚力不敵而恥言和故委廷議以答象昇象  
昇出與嗣昌起潛議皆不合卽日陛辭賜尙方劍嗣昌  
送之屏左右欲有言久而不能出口第丁甯毋輕戰而  
已 甲午詔盧象昇高起潛分督援軍象昇師次昌平  
上遣中官賫四萬金犒軍明日又賜御馬百太僕馬千

鐵鞭五百象昇乃決策議戰而事多爲高起潛撓憤甚  
疏請分兵議以宜大山西三帥屬象昇開甯諸帥屬起  
潛然象昇所部實不及二萬越數日楊嗣昌至軍象昇  
責以沮師且曰公等堅主和議獨不思城下之盟春秋  
所恥長安口舌如鋒恐袁崇煥之禍立見嗣昌頰赤曰  
公直以上方劍加我矣象昇曰旣不犇喪又不能戰齒  
劍者我也安得加人嗣昌曰公毋以長安蜚語陷人象  
昇曰周元忠赴邊講和往來非一日事始于薊鎮監督  
受成于本兵通國聞之誰可諱也嗣昌語塞而去又數  
日會起潛安定門象昇大言非血戰無以盡臣職起潛

曰恐野戰非我所長耳兩人始終各持一議會陳新甲至復分兵與之而

大清兵已會于通州河西甲辰起潛兵敗于盧溝橋

是月總督洪承疇等大破李自成于潼關南原承疇度自成窮竄必奔潼關謀于秦撫孫傳庭設三伏于潼關之南原每五十里而立一營令總兵官曹變蛟窮追賊賊奔入伏中相蹈藉變蛟躬執長刀大呼斫賊伏盡起奪矛掩殺賊無算其幸免者或棄刀與騎迸逸漢南之山中村民用大棒擊之賊飛走路絕先後降者數十萬委甲仗如山自成妻女俱失從七騎逃去自成創甚匿



商雒山中未幾承疇傳庭入援京師總理熊文燦方主

撫謀者或報自成死文燦益不以自成為意自成得乘

間收其眾復大振

攷異潼關原二次之敗明史本紀系之十月曹變蛟傳亦系之賊竄階文

走漢中之後乃孫傳庭等入援之前一月事也惟李自

成傳言十一年春官軍敗賊梓潼自成奔白水食盡承

疇傳庭合擊于梓潼原大破之自成盡亡其卒獨與劉

宗敏田見秀等十八騎潰圍竄伏商雒山中云云證之

孫傳庭傳自成以十八騎遁去在十一年春與流賊傳

合曹變蛟傳十月潼關原之敗自成從七騎遁去與明

史本紀合鮑驍作是兩事也然是年正月之敗自成走

入陝復戰敗于洮州走入岷州並無竄商雒山中事而

商雒山中之後今分書之

十一月

大清兵自良鄉趨涿州分三路深入一由涑水出易州

一由新城出雄縣一由定興出安肅丁卯攻高陽前大

學士孫承宗率家人拒守

大清兵將引去繞城而呼者三守者亦應之三日此城笑也于法當破圍復合戊辰城陷承宗被執望闕叩頭投繯而死年七十六子舉人鈐尙寶丞鑄官生鈺生員鉛錫從子鍊及孫中書舍人之沆之滂之潯尙寶丞之浩之瀝從孫之澈之漢之泳之澤之渙之瀚皆戰死督師中官高起潛以聞上嗟悼命所司優卹當國者楊嗣昌薛國觀輩陰扼之但復故官予祭葬而已南渡後始贈太師謚文忠有里居故鄒平知縣魏克家與承宗同時死一時官吏皆遁去戊子大學士劉宇亮自請視

師詔督察各鎮援兵奪盧象昇尙書令以待郎任事與高起潛戴罪立功 是月羅汝才降時以京師急召洪承疇孫傳庭合兵五萬入衛汝才等不知以爲討已也懼而叩太和宮提督中官詭詞求撫于熊文燦許之汝才猶豫文燦令房縣知縣郝景春單騎入其營與汝才等歃血盟汝才乃率九營詣軍門降文燦分處汝才及一丈青小秦王一條龍四營于鄖縣惠登相王國甯常德安楊友賢王光恩五營于均州上疏請貸汝才等罪令諸將宴汝才于迎恩官署署以爲游擊將軍供億甚備汝才自言不願署官亦不願食餉願爲百姓耕田房

竹間文燦曲意撫之檄汝才解散其黨簡驍壯從征立功汝才不聽因據鄖均諸邑奪居民地錯壤而處與張獻忠遙爲聲援明年遂叛 十二月庚子宣大總督盧象昇與

大清兵戰于鉅鹿之賈庄敗績死之先是

大兵分道南下象昇聞之從涿州進扼保定遣將出禦大戰于慶都猶未敗衄而一時列城多失守編修楊廷麟劾樞輔楊嗣昌誤國有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殞恨語嗣昌大怒奏收廷麟兵部主事贊畫行營象昇擢自兵備副使以數敗流賊著名至是

大軍在前象昇提五千殘卒又爲嗣昌所扼餉不時給將士饑甚自知必死晨出帳四面拜曰吾與將士同愛國恩患不得死不患不得生衆皆泣莫能仰視遂率所部行宿于野次畿南三郡父老聞之咸叩軍門請曰明公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先乃奸臣在內孤忠見嫉棲遲絕野一飽無時明公誠從愚計移軍廣順廣順平德德順召集義師三郡子弟喜公之來同心僂力一呼而裹糧從者可十萬孰與隻臂無援立而就死哉象昇泣然流涕答曰感父老至意然自予與流賊角經數十百戰未嘗輟今分疲卒五千大敵西衝援師東隔事由中制

食盡力窮旦夕死矣無徒累父老爲也衆號泣雷動各攜斗粟餉軍或貽棗一升曰公煮爲糧先一日進師次鉅鹿賈庄高起潛擁關甯兵在雞澤距賈庄五十里而近象昇遣廷麟往乞援因與訣曰死西市何如死曷塲吾以一死報君猶爲薄耳起潛不應象昇行至蒿水橋與

大軍遇總兵王樸先引兵遁去獨虎大威楊國柱從象昇將中軍大威帥左國柱帥右戰移時勒兵還營夜半角聲四起明日騎數萬大至環之三匝

陝西明史本傳十二月十一日

次鉅鹿明日敗沒本紀系之戊辰十二日也今據書之

象昇麾兵戰呼聲動天自

辰迄未礮盡矢竭大威請潰圍出象昇不許奮身鬥後  
騎皆進手格殺數十人身中四矢三刃遂仆掌牧楊陸  
凱懼衆殘其屍而伏其上背負二十四矢以死僕顧顯  
者亦殉一軍盡沒宣府叅將張巖陷陣死據三編實補惟大  
威國柱得脫起潛聞敗倉皇遁懼坐誅諱象昇死狀嗣  
昌疑不死有詔驗視廷麟得其尸戰場麻衣猶被體一  
卒遙見卽號泣曰此吾盧公也三郡之民聞之哭失聲  
競立祠祀之順德知府于頴覈其狀以聞事始白嗣昌  
故靳之踰兩月而後斂明年象昇妻王氏請卹又明年  
其弟象晉象觀又請不許久之嗣昌敗廷臣多爲言者

乃贈太子少師兵部尙書賜祭塋予世蔭方象昇之戰沒也嗣昌遣三邏卒察其死狀其一人俞振龍者歸言象昇實死嗣昌怒鞭之三日夜且死張目曰天道神明無枉忠臣于是天下聞之無不欲獻恚嗣昌矣內閣方逢年罷是年夏熒惑之變刑部尙書劉之鳳請修刑言自今獄情大者一月奏斷小者半月至遠年賊犯無可追比者祈悉宥免全好生之仁上雖可其奏而心惡之鳳欲罪之及是刑科摘參未完疏逢年以追賊旣久人亡產絕親戚坐累幾同瓜蔓遂輕擬以上詔責其疎忽逢年引罪遂罷歸未幾之鳳亦得罪之鳳在刑部每



上獄詞輒奉嚴駁累疏謝病不許會范景文劾南京給事中荆可棟貪墨下部訊之鳳亦予輕比上怒遂下之鳳于獄 戊申徵總督洪承疇入衛陝撫孫傳庭爲兵部侍郎督援軍偕行 是冬

大清兵連下畿輔列城長吏多望風先後遁失城四十

有三

國朝明史忠義傳作四十八今據三編明年目中

其以死事聞者知州有

深州孫士美守城三日城陷自刎于角樓父訥亦自經一家死者十三人知縣有任邱白慧元爲中官所誣劾被逮未行新令李廉仲繼城遁慧元躬擐甲冑防禦甚力及城破一門俱死慶都黃承宗城破與子朝鎭俱力

戰中流矢死妻劉氏自縊靈壽馮登鰲文安王鏞蠡縣  
王采新河崔賢鉅鹿郭司南鹽山陳誌故城王九鼎青  
縣張文煥興濟錢珍慶雲陳緘安平孔聞俊等俱以殉  
城死而司南之僕張爾璋從其主殉焉教官有鉅鹿教  
諭唐一中鹽山教諭孫瑱深州訓導吳恂蠡縣訓導馮  
大緯俱先後死而大緯者登鰲從父也吳橋訓導劉廷  
訓以知縣李綦龍欲遁力止之與共守圍將合綦龍縋  
城走廷訓急縋城上語守者曰守死逃亦死盍死于守  
乃忠義鬼乎衆泣諾乃堅拒三晝夜廷訓中流矢束胸  
力戰又中六矢乃死臨城訓導張純儒率諸生共守城

城破死之文安訓導郭養性亦死焉佐貳官有文安主簿安衡典史湯國紀皆死難鄉官有故兗州知府喬若雯臨城人端坐按劍以待城陷遂被殺故山西按察使李禎仁任邱人佐白慧元守任丘城破率衆格鬥身中數槩死一門從死者數人故戶部員外郎李崇德青縣人亦死難故延綏巡撫馬從聘靈壽人城破從聘年八十二謂其子曰吾得死所矣自縊死三子長士偉官知州次官生士懋次生員士通皆自縊從聘弟從龍官揚州府經歷與子士祿同死焉故吏部員外郎耿蔭棲亦靈壽人與子參同死之故倒馬關參將周甘雨行唐人

與弟故淮安同知霖雨故潼川州州同時兩兄弟堅守

城破皆死之士人有隆平舉人董祚任縣舉人檀光閭

玉田生員桑開基深州武生田興國等皆死節

列傳三編所記

畿輔列城死事諸人皆據明史馬從聘及忠義孫士美喬苦雯等傳乃克高陽以後事史稿載所破畿輔各州縣皆有目分今不具載第據三編統系之是年冬下惟刪去趙州知州王端景一人改入十五年辨見下卷

是歲安慶巡撫史可法連敗賊于英山六合順天王

乞降未幾死于是陝西河北湖廣諸賊或降或虜勢大

衰城邑罕有陷者惟紫陽典史何宗孔商南典史賈儒

秀以殉賊難聞

十二年春正月己未朔以時事多難却廷臣賀是時軍

書旁午上每省事達旦以歲朝謁劉太妃于慈甯宮太妃神宗昭妃也自天啟來嘗居慈甯宮掌太后璽上禮事之如大母至是上謁畢就坐俄假寐太妃戒勿驚命尙衣者覆以帔左右皆植立屏息以俟有頃上覺攝衣起謝曰神宗時天下少事宮中皆晏安太妃所親見也今苦多難兩夜省文書未嘗交睫自謂年甫踰壯尙可應接不謂蚤困劣在太妃前惛然不自持至此太妃爲之泣下國朝此三編據明史后妃傳參毛大可形管拾遺書之本無年月然有歲朝謁太妃語而昭如之薨在十五年三編入之是年正月今據書之庚申大清兵入濟南先是

大軍自畿輔而西抵山西界復折而南下臨清渡會通河徇下山東諸州縣臨邑知縣宋希堯博平知縣張列宿安平知縣黃廷極邱縣知縣高重光武城知縣李承芳等皆死之時樞輔楊嗣昌以德州爲南北孔道檄山東巡撫顏繼祖率標下兵三千扼之于是濟南空虛止鄉兵五百萊州援兵七百勢弱不足守巡按御史宋學朱行部章邱急馳還與布政使張秉文副使周之訓翁鴻業參議鄧謙鹽運使唐世熊等議守城連章告急于朝楊嗣昌無以應督師中官高起潛方移駐臨清擁重兵不救總兵祖寬倪寵等亦觀望

大清兵遂臨濟南秉文等分門拒守晝夜不解甲援兵

竟無至者以上皆去年十二月事至是城潰三編正月二日秉

文探甲巷戰已被箭力不能支死之妻方氏妾陳氏竝

投大明湖死學朱亦死之之訓與妻劉氏偕死閭門殉

焉鴻業亦死之謙戰于城上與季父有正偕死母莫氏

匿民間不食死族戚僉從死者四十餘人世熊分守西

門被殺濟南知府苟好善推官陸燦同知陳虞允通判

熊列獻馬嗣煜歷城知縣韓承宣布政使理問姜道元

俱殉城死而列獻則二子俱從死承宣與妻妾同死大

學士韓爌孫也道元妻來氏子廷樑皆殉焉舉人劉元

化及子漢儀皆死德王由樞者英宗子莊王見潞六世

孫也城破被執時有郡王一人奉國將軍一人同被執

又有郡王五人輔國將軍一人鎮國將軍一人奉國將

軍四人皆被殺史佚其名又有劉大年者官兵部主事

奉使南京還朝過厯城城破抗節死又恩縣鄉官李應

薦名麗逆案至是捐貲募士佐有司守城城破身被數

刃死事聞皆贈卹有差 戊辰劉宇亮趨晉州國史明史本紀

言是月戊辰劉宇亮孫傳庭會師十八萬于晉州不敢

進按下文宇亮罷明史本傳及三編皆言其抵保定聞

至故宇亮託言會師晉州耳非實錄也孫傳庭援軍將

與宇亮會師晉州之語今不取但言 丁丑改洪承疇

宇亮趨晉州爲下文罷宇亮張本



總督薊遼軍務孫傳庭總督保定山東河北軍務從樞  
輔楊嗣昌議也嗣昌議留秦兵之入援者屬承疇守薊  
遼傳庭言于嗣昌曰秦兵不可留也秦中賊未滅留則  
賊勢且張是代賊撤兵也況秦兵妻子俱在秦久留于  
邊必譁而逃歸以合于賊是驅官軍使從賊也安危之  
機不可不察嗣昌不聽傳庭疏爭之上亦不能用是  
月以甄淑爲刑部尙書代劉之鳳也時吏部尙書商周  
祚以廷推忤旨落職召莊欽鄰爲吏部尙書二月癸  
巳京師地震乙未劉宇亮罷初宇亮請督察軍情會  
高陽陷上欲罷盧象昇命改宇亮爲總督宇亮大懼與

薛國觀楊嗣昌謀且具疏自言乃留象昇而宇亮仍往督察各鎮援軍皆屬焉甫抵保定象昇已戰沒偵者報大清兵將至相顧無人色急趨晉州避之知州陳宏緒閉門不納士民亦歃血誓不延一兵宇亮大怒傳令箭急納師否則軍法從事宏緒亦傳語曰督師之來將以進戰也奈何歛兵退處城中芻糧不繼責在有司欲入城不敢聞命宇亮乃馳疏劾之有旨逮治州民詣闕訟寃願以身代者千計宏緒得鐫級調用上自是疑宇亮不任事徒擾民矣是年正月聞

大清兵悉銳趨山東乃敢移師次天津恐解嚴後重得

罪疏論諸將退縮爲卸責地因及總兵劉光祚逗遛狀  
詔斬光祚軍前宇亮以兵事未解方倚諸軍自衛遽殺  
大將恐生變乃繫光祚于獄具疏乞宥且爲報武清之  
捷上責以前後矛盾下九卿科道議僉謂宇亮玩弄國  
憲大不敬宇亮疏辨部議落職閒住給事中陳啟新等  
復重劾之乃削籍去國觀代爲首輔 三月丙寅

大清兵班師出青山口是役也凡深入二千里三十三  
戰皆捷下畿輔州縣城四十有三曰趙州深州文安慶  
都博野蠡高陽任邱青興濟甯津吳橋東光故城南皮  
鹽山慶雲獲鹿元氏靈壽樂城無極行唐南宮新河安

平饒陽隆平高邑臨城南晉沙河南和任內邱唐山平鄉鉅鹿廣宗鷄澤威清河魏下山東府州縣城十八曰濟南府高唐州長山濟陽禹城臨邑陵平原海豐商河博平荏平莘清平邱恩夏津武城俘獲人口四十六萬有奇乃自青山口旋師事既定給事中李希沆言陛下御極以來京師戒嚴者三己已失事之罪未覈致有丙子丙子失事之罪未覈致有今日語侵樞輔楊嗣昌御史王志舉亦劾嗣昌誤國請用丁汝夔袁崇煥故事上怒希沆貶秩志舉奪官命嗣昌議文武諸臣失事罪分五等曰守邊失機曰殘破城邑曰失陷藩封曰失亡主

帥曰擁兵觀望于是薊鎮總監中官鄧希詔分監中官  
孫茂霖順天巡撫陳祖苞保定巡撫張其平山東巡撫  
顏繼祖薊鎮總兵吳國俊陳國威山東巡撫倪寵援勦  
總兵祖寬李重鎮及他副將以下至州縣有司凡三十

六人同論死而嗣昌貶削不及

攷異据明史忠義傳下

東州縣十有六合之爲六十餘城而明紀則云下七十  
餘城三編所記据大清實錄下畿輔州縣四十三  
山東州縣十八皆有縣分

亦止六十餘城今据書之

丙子尊孝純皇后爲皇太

后加謚號詔天下又加贈太后父新樂侯劉應元爲瀛

國公母徐氏爲瀛國夫人

夏四月戊申程國祥罷國

祥廉謹而短于才同官薛國觀楊嗣昌方用事國祥充

位而已至是召對無一言上傳諭責其穢嘿大負委任  
于是國祥遂乞休去是月總兵官左良玉敗賊于南  
陽初賊渠馬士秀杜應金就撫良玉處其衆于許州之  
郊外許大州也良玉及諸將寄帑與賄焉會河南巡撫  
常道立檄良玉勦他賊于陝州久征不歸士秀應金在  
熊文燦軍中託事請歸許遂假良玉軍號紿入城夜半  
縱火燒城南樓刼庫殺官吏殲良玉家刼其貲投李萬  
慶萬慶者賊魁射塌天也以上据良玉傳良玉聞變將  
旋軍討之適奉勤王詔遂率降將劉國能北行未抵京  
詔還討河南賊以國能反正後頗効用詔擢副總兵曰

張獻忠能立功視此良玉國能南旋擊馬進忠于鎮平關大破之進忠降是時河南總兵張任學亦以入衛却還連敗楚豫之賊于陳州于襄陽于葉縣于裕州賊渠賀一龍蘭養成伏深山不敢出惠登相遠走秦蜀順天王已前死萬慶及馬光玉許可變在豫勢益孤文燦檄良玉勦萬慶于唐縣分三營擊賊逐入山中裨將王修政趨利戰死文燦收二營卒令良玉蹙之內鄉而任學亦以兵來會萬慶乃依山結壘遣賊將至軍門請降良玉慮其詐謀之文燦益調諸將陳永福羅岱等兵進勦國能亦至遂分道擊萬慶及光玉可變萬慶等敗大奔

良玉令國能以二十騎往偵且諭萬慶降萬慶馳見輸  
情于國能遂執許州叛黨于汝虎以降處其衆四千人  
于內鄉城下士秀應金見應忠萬慶降而懼復來歸有  
劉喜才者夜取順義王首以獻光玉等走浙川自是賊  
勢少衰文燦遂上言臣兵威震懾降者接踵惟馬光玉  
等尙稽天討可旦夕平也上優詔報之文燦益自喜而  
湖廣諸僚吏頗以爲憂楚撫余應桂貽書文燦言羣賊  
雖相繼降而張獻忠必反可先未發圖之其書爲獻忠  
邏者所得獻忠騰牒布告曰余撫軍欲殺我文燦聞之  
糾應桂撓撫事應桂疏辨上不聽方進忠萬慶之未降



也應桂以文燦撫勦乖方上書極詆之其縷陳文燦之  
舛尤悉畧言文燦初撫劉國能其黨李萬慶等諸大賊  
盡走泌陽棗陽時文燦良玉並在德安臣以爲兵勢方  
盛宜乘此追勦而文燦調良玉諸軍盡赴信陽勦馬進  
忠臣謂進忠于諸賊中最弱強者當急勦弱者可徐圖  
文燦不聽自此機一失賊走西而文燦東致萬慶等收  
合餘燼勢復振而豫楚之患遂自文燦之悞諫貽之矣  
迨賊西潰之後遮飾上聞妄報斬級其自恃所長惟火  
礮凡經過州縣用昇夫八百死亡載道未見其一試也  
且文燦辦賊之策曰先撫後勦乃檄諸軍會勦于茶山

不效于麻城又不效第見招撫之旗絡繹于道一遣使  
招賀一龍而使者被殺再遣使招李萬慶與之通市賊  
反因此大縱焚掠天下有如是撫法乎其一切軍需悉  
取于所過有司名曰借辦致城市空虛予遣盡絕文燦  
軍至麻城民不堪淫掠欲焚其署始踉蹌而走及次蘄  
水其兵殺鄉民報捷民家環哭竟不敢治一兵是以捷  
報日張寇勢愈熾十三家之賊蹂躪南陽汝甯如履無  
人之境文燦駐宛汝已久調度不聞天下有如是勦法  
乎獻忠在穀城招納亡命買馬置器人人知其叵測文  
燦顧欲借之爲前茅遣官調之非惟不應復留解餉之

官求爲湖廣總兵今已造浮橋跨漢水矣文燦前旣誇張而叙功後復掩匿而不報可不謂之欺君乎以總理之大柄畀之顛蹶之耄夫臣不知其可也而文燦謂茶山失賊罪實由應桂嗣昌銜應桂嘗劾其父鶴奏逮之應桂自辨雖力上不納竟下之獄未幾獻忠果叛獨國能進忠萬慶三人者帖然無異志萬慶尋亦授副總兵官覆異是月劉國能從左良玉等討許州之賊而史稿書左良玉敗劉國能于許縣國能降此大誤國能之降在去年正月相差一年史稿所記崇禎年間事外誤太多似此五月甲子以禮部侍郎姚明恭張四知兵部侍郎魏照乘俱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明恭等三人皆庸劣四知尤甚嘗

以貪汙爲言官所糾四知力辨于上前言已孤立上意頗動薛國觀力援之遂與明恭照乘竝入閤 乙丑張獻忠叛于穀城羅汝才等起應之尋陷房縣先是總兵張任學入衛道謁熊文燦言獻忠狼子野心終爲國患我以勤王爲名出其不意可立縛也文燦性復惡鎮巡官屢以獻忠爲言屏其謀不用及獻忠反形日露穀城知縣阮之鈿憂甚往說之曰將軍始所爲甚悖今幸得爲王臣當從軍立功垂名竹帛且不見劉將軍國能乎朝廷手詔進官厚賚金帛此赤誠效也將軍若慮有他之鈿請以百口保何嫌何疑而復懷異志獻忠素銜之

鈿遂惡言極罵之之鈿憂憤成病題數言于壁自誓以死至是獻忠果約羅汝才反劫庫縱囚毀其城之鈿仰藥未絕獻忠遣使索印堅不予賊殺之旋縱火焚公署骸骨爲燼賊竟挾僉事張大經以去遂攻房縣招汝才當是時鄖陽諸屬邑久罹寇患城郭爲墟獨房縣知縣郝景春善拊循粗可守而汝才等四營雜處于郊居民日惴惴景春乃偕主簿朱邦聞守備楊道選修守具輯諸營聞獻忠反穀城與汝才有約景春子鳴鸞諸生也力敵萬夫謂父曰吾城當賊衝而羸卒止二百城何以守乃擐甲詣汝才曰若不念前日盟乎慎毋亂汝才佯

諸鳴鶴覺其偽歸與道選反兵登陴而獻忠所遣前鋒已至擊斬其將一人遣使縋城乞援于文燦凡十四往不報已而賊大至獻忠兵張白幟汝才兵張赤幟俄二幟相雜環城力攻賊黨白貴黑雲祥策馬呼曰以城讓我保無他也獻忠又以張大經檄諭降景春大罵碎之鳴鶴且守且戰閱五日頗有所殺傷賊乃負板穴城城將崩鳴鶴熱油灌之又擊傷獻忠左足用間入賊壘陰識獻忠所卧帳將襲擒之而指揮張三錫啟北門揖汝才入道選巷戰死部將張見炫被執亦死大經使汝才說景春降怒不答問庫藏儲蓄安在叱曰庫藏若有儲

蓄城豈爲汝陷賊怒殺一典史一守備恐之卒不屈與  
鳴鶴俱被殺僕陳宜殉之邦聞及其家人亦不屈死于  
是賊勢大張卽西保康皆陷知縣王元會楊鏡死之惠  
登相等五營在均州懼見討相與歃血拒獻忠無何亦  
叛去文燦聞變驚愕無所指急請敕楚撫方孔炤防荆  
門當陽卽撫王鰲永防江陵遠安陝撫丁啟睿蜀撫邵  
捷春各嚴兵待于境上而陝督鄭崇儉主提兵合擊議  
不決孔炤乃請率所部扼德安黃州守承天護獻陵江  
漢以南專責鰲永防禦時孔炤預策獻忠等必叛陰厲  
士馬備戰守故賊畏孔炤乃不敢東阮之錕郝景春並

以死事贈尙寶少卿楊道選等亦贈卹有差後上召見  
閣臣賀逢聖備述景春死事狀改贈太僕少卿張三錫  
尋爲官軍所獲磔死張大經陷于賊不能死明年張獻  
忠敗于瑪瑙山偕賊將曹威等歸于軍門士論恥之  
乙亥逮總督孫傳庭下獄傳庭以軍事急又憤言不用  
遂患耳聾初傳庭入衛盧象昇方戰沒命代統諸鎮援  
軍傳庭以疆事決裂由計畫差謬卽請召對決大計而  
嗣昌及高起潛與傳庭不協從中沮之竟不得入朝至  
是聞督保定等省之命復疏請陞見嗣昌大驚謂傳庭  
且傾已飭來役資疏還之傳庭憤甚耳益聾不能聽機



事遂乞休嗣昌又劾其託疾上大怒下傳庭獄斥爲民  
下巡撫楊一儁覈眞僞一儁奏言傳庭實聾非託疾竝  
下一儁獄傳庭長繫待決舉朝知其冤莫敢言是月  
楊嗣昌以畿輔山東失事薦四川巡撫傅宗龍自代許  
之召宗龍爲兵部尙書六月己酉抽練各鎮精兵復  
加徵練餉時廷臣多請練邊兵樞輔楊嗣昌定議宣府  
大同山西三鎮兵十七萬八千八百有奇三總兵各練  
一萬總督練三萬以二萬駐懷來一萬駐陽和東西策  
應餘授鎮監巡撫以下分練延綏甯夏甘肅固原臨洮  
五鎮兵十五萬五千七百有奇五總兵各練一萬總督

練三萬以二萬駐固原一萬駐延安東西策應餘授巡撫副將以下分練遼東薊鎮兵二十四萬有奇五總兵各練一萬總督練五萬外自錦州內抵居庸東西策應餘授鎮監巡撫以下分練沈通州昌平督治二侍郎設保定一總督合畿輔山東河北兵得十五萬七千有奇四總兵各練二萬總督練三萬北自昌平南抵河北聞警策應餘授巡撫以下分練又以畿輔重地議增監司四人以一人兼轄大名廣平順德三人分駐真定保定河間薊遼總督下增監軍三人議上上悉報可嗣昌所議兵凡七十三萬有奇然民流餉絀未嘗有寶也上又

採副將楊德政議府汰通判設練備秩次守備州汰判官縣汰主簿設練總秩次把總並授轄于正官專練民兵府千州七百縣五百捍鄉土不他調嗣昌以勢有緩急請先行畿輔山東河南山西從之于是有練餉之議初嗣昌增勦餉期一年而止後餉盡而賊未平詔徵其半至是督餉侍郎張伯鯨請全徵上慮失信嗣昌曰無傷也加賦出于土田土田盡歸有力家百畝增銀三四錢稍抑兼并耳薛國觀力贊之乃于勦餉外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言者謂九邊自有額餉槩予新餉則舊者安歸邊兵多虛額今指爲實數餉盡虛糜而練數仍不

足況兵以分防不能常聚故有抽練之議抽練而其餘  
遂不問又所謂抽練者仍屬虛文邊防愈益弱至州縣  
民兵益無實徒糜厚餉以嗣昌主之卒不可奪御史衛  
周嗣郝晉相繼劾嗣昌流毒天下民怨何極上不納溯  
自神宗末增賦五百二十萬崇禎初再增百四十萬總  
名遼餉至是復增勦餉練餉溢之先後增賦千六百七  
十萬民不聊生益起而爲盜上嘗召見參議鄭三陽問  
練兵措餉計對曰大氏額設之兵原有額餉但求實練  
則兵不虛冒餉自足用是覈兵卽足餉也若兵不實練  
雖措餉何益上稱善然不能用

三編發明曰明季百姓之困至是極矣流寇蔓延生民塗炭不思所以拊循安輯之而日議增餉往時嗣昌十面張網之策增勦餉至二百八十萬至是有練餉之議復增七百三十萬而向之勦餉期于二年而止者期滿而復全徵不思寇盜之盛由於貧民附盜盜未平而惟議加賦賦加而民不聊生民不聊生而益起爲盜是加賦不惟不能平盜而適以驅之歸盜也至九邊之餉既有常數不核邊兵之虛糜而徒增抽練之新額卒之練兵而兵不加精增餉而餉不充用且勦餉藉以平賊而文燦用以資撫練餉名以養

兵而邊防日以益弱國家無補瘡之益而小民被剝  
肉之苦史稱自萬厯至此先後增賦至千六百七十  
萬盜賊充斥土田荒蕪賦從何出而歸昌猶謂土田  
盡歸有力加賦稍抑兼并嗚呼安得此亡國之言而  
莊烈信之而不可奪明祚雖欲稍延得乎哉

是月畿內山東河南山西旱蝗時災祲四告流寇日熾  
給事中王家彥上疏言臣見秦晉之間饑民相煽千百  
爲羣始率自一鄉一邑若守令早爲之所何至接踵爲  
盜盜何遂潰裂至此論者謂功令使然催科急者書上  
考督責嚴者號循良不肖而墨者以束涇濟其饕餮一

二賢明吏束于文法展布無由惟稍寬文網壹令撫綏盜之聚者可散散者可不復聚又舊制捕蝗令吏部歲九月頒勘合于有司請實意舉行上皆納之 秋七月

壬申左良玉擊張獻忠于房縣之羅狹山

良玉明史作狹三編質實

羅狹山一名羅狹山在房縣西八十里

敗績獻忠合羅汝才自房縣西走

總兵官張任學遣其中軍羅岱偕良玉追之良玉令岱爲前鋒已隨其後去房縣八十里至羅狹山軍乏食賊伏兵要害岱與副將劉元捷鼓勇直上伏四起岱馬足挂于藤抽刀斷之歷而復進棄馬步鬥賊圍急岱腹中矢數十盡發賊多傷矢盡被執不屈死良玉軍後至亦

大敗奔還軍符印信盡失棄軍資十餘萬士卒死者萬  
人事問良玉以輕進貶三秩任學坐褫職時上已知熊  
文燦不可倚猶冀復穀城之恥且勿治僅奪其官仍令  
戴罪視事至是聞良玉敗益大怒遣使逮文燦下獄論  
死所親姚明恭當國不能救也初文燦受命自廣東之  
安慶道出廬山謁所善僧空隱僧迎謂曰公誤矣文燦  
屏人問故僧曰公自度所將兵足制賊死命乎曰不能  
曰諸將有可屬大事當一面不煩指麾而定者乎曰未  
知何如曰二者既不能當賊上特以名使公厚責望一  
不效誅矣文燦却立良久曰撫之何如僧曰吾料公必



撫然流寇非海寇公其慎之文燦乃撫然辭去文燦實不知兵謂撫必可恃楊嗣昌復從中主之果以是敗

是月左都御史鍾炘罷以傅永淳代之八月己亥免

唐縣等四十九州縣去年田租之半壬子命楊嗣昌

督師討賊嗣昌既解部務專治閣事而羅狹山之敗問

至嗣昌疏引罪上特旨令督師再疏辭不允賜尙方劍

統制諸方兵京營總兵官孫應元黃得功副將周遇

吉等大破賊馬光玉等于浙川之吳村光玉于吳村詭

乞撫陰規渡漢江以應張獻忠浙川知縣郭守邦說降

其黨許可變胡可受可變卽賊中所號改世王可受則

安世王也可變夜至浙川城下守邦處之東關可受爲  
光玉所持約未定會應元得功等方率京軍過南陽慮  
光玉合于獻忠賊勢益熾乃趨內鄉掩襲其背令遇吉  
等分道擊可受遇吉偕叅將馬文牙等力戰可受敗呼  
曰始與許可變約降者我也今歸命遇吉駐馬受之應  
元得功益進兵攻光玉光玉黨分營南北兩山用木石  
塞道應元率文牙戰其南得功率副將林報國戰其北  
時熊文燦遣總兵陳洪範亦至以所部兵遏其東賊大  
潰光玉遁走遂不克與獻忠合獻忠旣敗官軍于羅猴  
山謀入陝陝督鄭崇儉率賀人龍李國奇軍禦之興安

獻忠乃還走興山太平據楚蜀之交以屯其衆 是月復召謝陞爲吏部尙書是時莊欽鄰奉召未至而罷乃起陞代之 九月乙卯朔召見楊嗣昌于平臺慰勞備至命吏部用人戶部措餉兵部調度俱內外協應嗣昌曰君言不宿于家臣朝受命夕當啟行顧軍資甲仗未備敕所司遣發上曰卿能如此朕更何憂戊午復召見密有所諭左右莫得聞出御製贈行詩一章比之周方叔漢周亞夫嗣昌跪誦拜且泣庚申陞辭復賜膳令公卿祖于國門是月癸未晦嗣昌抵襄陽卽上疏爲熊文燦辨曰廷臣以文燦不能勦賊誣其無才不能用兵誣

其無算文燦特過持重耳且流寇數十百萬不可勝誅

必撫勦兼施方可解散文燦任事兩年功已十成六七

獨張獻忠再叛諸營動搖今以一眚廢置竝所用之人

訾之非公論也蓋文燦之罷初爲河南巡撫高名衡所

劾及嗣昌檄召知府萬年策僉事孔貞會効用軍前名

衡又劾二人以撫愚文燦不可用嗣昌以此發憤且曲

庇文燦而文燦時已被逮卒重罪之不用嗣昌議也攷

嗣昌督師之命在八月二十七日召對在是月初一日

再召在初四日起行在初六日以是月二十九日抵襄

陽据三編目中曰是秋彗星見參分攷異綏寇紀畧

分與綏寇紀畧合是秋彗星見參分攷異綏寇紀畧

史天文志三編彙書于十三年彗見目中亦云十二年

秋彗星見參分惟明年彗見在十月丙戌今据明史三

編書

冬十月甲申朔督師楊嗣昌大誓三軍湖廣巡

撫方孔炤總兵官左良玉陳洪範等畢會甲午嗣昌以  
左良玉有將才請拜爲平賊將軍報可時良玉所部多  
降將嗣昌謂可倚以辦賊故請之 丙申欽定保民四  
事全書成頒布天下 是月

大清兵攻甯遠先是副總兵官金國鳳守松山

大清兵攻其南門環城發礮臺堞俱摧城中人負扉以  
行國鳳以木石蟄補多方拒守終不下圍解上大喜立  
擢副都督僉事爲甯遠團練總兵官再論功署都督同

知蔭錦衣衛千戶

松山被圍在是年二月見明史及聖武記

至是

大清兵復攻甯遠國鳳憤將士恇怯率親丁數十人出禦盛戰移時矢盡力竭與二子俱死總督洪承疇上言國鳳懷忠勇前守松山兵不滿三千乃能力保孤城非其才力優也以事權專號令一而人心肅也迨擢任大將兵近萬人反致隕命非其才力短也由營伍紛紜號令難施而人心不一也乞自今設連營節制之法戰守惟總兵官令是聽庶軍心齊肅所係于封疆甚大上允行之方松山被圍巡撫方一藻議遣兵救援諸將莫敢應獨副將楊振請行至中道遇伏一軍盡覆振被執令往松山說降未至里許據地南向坐語從官李祿曰爲

我告城中人堅守援兵卽日至矣祿詣城下致振語城中守益堅振祿皆抗節死 流賊賀一龍等掠葉縣圍沈邱焚項城之郭寇光山副將張琮刁明忠率京軍踰山五十里及其巢射殺緋袍賊二人斬首千七百有奇楊嗣昌稱詔頒賜 十一月辛巳祀天于南郊 是月賊渠王國甯復來歸國甯自號興世王與惠登相等同叛者也楊嗣昌受之于襄陽處其妻子于樊城 十二月丙午下兵部尙書傅宗龍于獄初宗龍巡按貴州討定叛苗威名大著歷薊遼總督罷官歸前二年冬流寇天入四川陷三十餘州縣上拊髀而思宗龍曰使宗龍

撫蜀賊安至是哉趣卽家起宗龍代王惟章與總兵羅  
尙文禦却賊是年夏以楊嗣昌薦召爲兵部尙書秋八  
月至京召見宗龍爲人伉直任氣不能從諛承意上憤  
中樞失職嗣昌以權詭得主知宗龍樸忠初入見卽言  
民窮財盡上頗然之顧言之不已遂怫然曰卿當整理  
兵事爾旣退語嗣昌曰何哉宗龍善策黔而所言卑卑  
皆他人唾餘何也自是所奏請多中格熊文燦旣罷宗  
龍乃言向者賊流突東西嗣昌故建分勦之策今則流  
突者各止其所臣請收勢險節短之效總理止轄楚豫  
秦督兼轄四川鳳督兼轄安慶各率所轄協勦期十二



月成功薦湖廣巡撫方孔炤堪代文燦上不用用嗣昌  
督師嗣昌既至軍上章請兵食宗龍按例予之不盡如  
所請嗣昌劾中樞不任職宗龍亦劾督師徒耗敝國家  
不能報効以氣凌廷臣會薊遼總督洪承疇請用劉肇  
基爲團練總兵官中官高起潛又揭肇基恇怯宗龍不  
卽覆上遂怒責以抗旨命對狀奏上復以戲視封疆下  
吏法司擬戍邊不許欲寘之死是月羅汝才糾過天  
星等竄伏興房張獻忠踞湖廣四川界謀入蜀時楊嗣  
昌傲賀人龍扼之于秦蜀間大敗賊于興安嗣昌請進  
秩賜獎左良玉旣佩將軍印志浸驕遣使以書謝嗣昌

嗣昌不悅至是以人龍有功欲漸貴之以抗良玉良玉知之甚恨初獻忠汝才及惠登相等屯鄖陽興安山間聞嗣昌以宰相督師大軍竝集頗懼雖時掠南漳穀城房竹間勢未甚熾諸將推鋒急擊宜可滅而嗣昌始至卽有養銳之說諸將遂無鬥志且積驕玩嗣昌令刁明忠自承天赴荆門乃自隨至襄陽嗣昌將僂之諸將力救僅撈百而已監軍僉事殷太白兩違軍令請于朝斬之其下稍稍震懼然嗣昌雖數遣將但遙制未嘗一督兵合擊又去賊遠而偵探時不實朝士以爲憂本兵傳宗龍期十二月平賊趣分道進兵嗣昌不聽遷延至歲

暮未一戰張琮賀人龍之捷亦非嗣昌功也